

四川總志卷之二十九

詔類

夫詔勅策命上之諭乎下也以宣德而宏仁也表旤書狀臣之翔乎君也以効忠而抒盡也上下交而爲泰夫焉得以忘言乎哉至於達情明道莫尚乎簡書揚絳揆盛莫先乎頌述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是以彙而著之

後主告諭伐魏詔

建興五年春丞相亮出屯漢中營沔北陽平石馬三月下詔曰

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脩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秦者漢祚中微

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京師曹操階禍竊執天衡殘剝  
海內懷無君之心子丕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  
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  
越于下昭烈皇帝體明叡之德光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  
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  
識建位易號丕承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膺誕皇綱不  
隊于地萬國未靖早世遐殂朕以幼冲繼統鴻基未習保  
傷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應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  
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  
敢自逸每崇菲薄以益國用勸分稼穡以阜民財授才任  
能以參其聽斷思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劍長驅指討凶逆  
朱旗未舉而丕復隕喪斯所謂不燃我薪而自焚也殘類

餘醜又支天禍恣

四洛阻兵未彌諸葛丞相私毅忠壯志

國先帝託以天下

朕躬今授之以旌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

步騎二十萬衆

元戎恭行天罰患寧亂克復惟都在此行也

昔頃藉總一疆

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如

焚為笑千載皆不以義凌上嗾下故也今賊效天人所怨奉時宜

速庶馮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未克吳王孫權同

恤災患潛軍合謀掎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

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大軍壯出便欲率

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敵

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

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旄麾首路其所經至

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

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級魏之宗族支葉中外有能  
規利害審逆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絕親於  
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微子去殷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  
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迷沈不反將助亂人不式王命戮  
及妻孥罔有攸赦廣宣恩威貸其元帥吊其殘民他如詔  
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

唐僖宗賜高駢築羅城詔

勅高駢省所奏脩築羅城畢功并進畫圖事具悉仰天平  
急召并絡專征臨邛夢叶於三刀按部恩覃於兩劍上言  
大鎮空有子城珠百雉之環迴是千年之曠闕便依陳奏  
木隅寒暄每日一十萬夫分築四十三里皆施廣廈又砌  
長磚城角曲收逸迭攻而勢勝甕門直截容拒守之兵多

利及後人智高前古繼孔明於掌內坐張儀於腹中是  
輕笑木牛感通金馬增上頭之睥睨架裏面之闌干橋象  
七星不移舊岸錦逢三月可濯新壕役徒九百六十萬工  
計錢一百五十萬貫卓哉懋績固我碓藩罄府庫之資儲  
捨陰陽之拘忌但爲國計總忘身謀並無黎庶之怨嗟不  
請朝廷之接借忽聞進奏言已畢功凡圖寫之甚明舉神  
化而急速方念處身廉潔報國忠貞始能協于一心清  
美久聞于萬口欲人檢驗具見公忠朕已知臣何勞請使  
便欲寵渥恐卿自往雅州既發師徒方勞館驛且留賞典  
專俟迴軍蜀川既及於春風蠻寇盡離於河岸便酬勲績  
各進官階未聞勉効七擒佇聞三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賜王駿父老借留獎諭詔

勅王駿省益州路轉運司奏云云眷茲右蜀素號名藩委任非輕事權尤劇卿問望兼著中外荐更爰自近班出分重寄奉揚寬大之詔茂宣愷悌之風洽威惠於吏民載歌謹於道路輿情香悅列奏爰來減予宵旰之憂稱乃循良之選其在嘉歎不忘于懷故茲獎諭想宜知悉夏熟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國家眷興鬼之分梁益之區拒上國千里之遙為西蜀一都之會控制蠻獠撫過邊陲利害所生安危是繫非道積廊廟名高縉紳萬里隱乎金城立兵森乎武庫長謀足以經遠厚德可以鎮浮文有締俗之方武有安民之畧者不特願焉今府尹樞密直學士太原王公負經濟之才挺

明之性運沉機而察物韞清識以照微高表竦乎百尋  
量汪其萬頃按刑梓部黎庶於是不寃掌憲栢臺佞倖因  
之知懼自茲紫宸選賢若雲之從龍丹陛告猷如石之投  
水暨參延閣之貴屢膺出境之命皇上嘉其亮節惠彼遠  
方亟陞宥密之嚴施委藩方之寄公飲水祇命叱馭遵途  
過劍山而物得陽春涉錦水而歲逢甘雨暨黃堂布政彤  
檐問俗始乃明教化示詔條述揚愷悌之風誕變輕浮之  
俗次則恤民隱革吏姦訟清而叢棘常空令正而寒霜自  
凜終則誠孚情戢兵師力田而曠土皆耕以律而私門不  
犯然又招延秀異旌勸良平矜奸宄之徒苗之去莠藉孤  
惻之戶網之舉綱已而董之以威示之以信懷之以德綏  
之以仁導之以詩書訓之以禮讓迄至羣心帖泰庶物休

和多種豐登連甍富壽兩川安堵固無夜戶之虞千土衛  
風盡有春臺之樂一旦乃有十邑之豐四郭之彥惜  
之將至恐熊軾之斯邁乃與歷誠于外計奏功于中衣列  
牘初上當守稱歎迺降璽書以勞之示聖主得賢而遠方  
受賜也宸章昭晰睿旨淵冲煥乎日月之麗天皦如金石  
之薦廟宣揚允澤誠告神方仰觀惟睿之辭賞勸事君之  
節既而闔府衙校耆耄縉黃等訊曰聖主示十行之札形  
一字之褒雖聞紀勒郡齊庶傳於不朽豈若標題仙觀用  
勸於後來而又罔棄顯業懇求紀述然念叙賢人之事業  
雖學之於師察聖后之刑章幸居之於職復乃得實狀寧  
假飾辭時景佑三年冬十月二十日益州路提刑李定記  
賜張方平父老借留獎諭詔

賜張方平父老借留獎諭詔

勅程戡省益州路轉運司高良夫奏云蜀自漢唐以來  
國之西屏控臨撫理專用材用器望者處之卿往嘗屬任  
復當眷付下教如昨布政猶新矧乃恤戎畧以安邊瞻威名  
而寧遠繕完壁壘經度溝池謀不踰時士皆罄力訖能集  
事人匪告勞刺部提封刻章指狀備虞暇豫允賴毗維申  
念勤痛弗忘嘉寵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賜張方平父老借留獎諭詔

勅方平省益州轉運使高良夫奏云坤維一隅二蜀為

大慎擇良守時謂才難卿迺者輟宸朝祕寵之班委襄輔

密陪之鎮特更近屏專及遠邦此朕意欲撫御彈壓以寬

西顧果能厚政化以懷和乎教條而悅穆甄善疾非而人

愛其舉發姦摘伏而吏畏其神墨穰告登里封去盜內無

繫獄外無繁訟恩育惇獨惠康窮乏而乃鄉居獻狀刺部  
奏陳或以奏計之期預希一借或以解歸之次願畢三周  
惟漢有文翁廉范飭厲之規惟唐有德裕元衡約束之畧  
詳觀休績何愧前脩勉樹令圖以光來學省循嘉歎彌切  
眷懷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賜趙抃父老借留獎諭詔

勅趙抃省成都府路轉運提刑司奏云蜀遠在西南最  
要部也朕常思吏不能究宣德澤以被于遠民故其擇守  
非慈良簡重者不以命之卿在蜀甫踰年而使者以其治  
迹尤異上于朝廷夫吏所以治民也能盡其治民賴之豈  
不汝嘉乎故茲獎諭想宜知悉秋熟卿比平安好遣書指  
不多及

龍圖閣直學士天水公治蜀甫閱歲府之黎老士民舉千  
百數伏使者車言曰蜀之壤陘衆顛俛首輸賦風尚熾靡  
怯不驚立自公問俗布政闊略法禁緒正綱目坐格醇茂  
仁義道德衍為教化徭賦均節俗本生業人人自愛以重  
犯法風雨時若粒米狼戾民惕然懼朝廷之召遷而父母  
去我矣願上書借公留語聞上上以手迹細札獎勗褒嘉  
之都人頓首伏讀欣喜蹈舞恭惟天詔有慈良簡重治迹  
尤異之稱公恕物以仁約已以禮表俗以信鎮浮以德故  
上知公之深如此漢膠東相成頴川守霸皆有重書勉厲  
異等効者在篇簡今公之拜休寵者當有以揭金石刻未  
傳無窮而為西南藩維之光華也書不云乎敢對揚天子  
之休命詩云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蓋報上歸美所宜侈大

治平二年九月一日秘書丞闕灝謹序

賜王剛中訓諭詔

朕軫念坤維遠在一方德意雖深利澤未究故臨遣詞臣往分閩寄卿其深體至懷務先惠養民間有疾苦官吏有貪殘悉以上聞夫涖政在寬寬宜有制足用在儉儉宜中禮撫馭將士先之以和肅寧邊陲鎮之以靜則朕無西顧之憂矣佇聞報政嗣有寵嘉

紹興二十八年秋九月蜀以闕帥聞皇帝陛下諭旨遣從臣出鎮臣是時方代匱詞掖庚辰以臣制置四川兼治成都臣聞命震恐固辭不獲越十日庚寅引對便殿上宣諭四川利病至悉臣退而謹書之甲午正謝蒙恩賜臣御寶帶象笏併賜行貨庚子朝辭復蒙宣賜御筆訓諭詔書臣

伏觀雲漢之章奎壁之畫心日悸眩大懼無以承盛德稱明詔者竊嘗謂自古人君如漢光武命帥以詔勅從事徒見於征討艱難之日而唐太宗賜群臣御書又皆燕閒無益之辭豈若皇帝陛下軫念坤維去朝廷數千里將使利澤周浹於六十一城之廣肆親灑宸翰訓勅微臣察民間之疾苦糾官吏之貪殘涖政尚寬猛之中足用制禮儉之節與夫撫和將士肅靜邊陲皆閩寄之大方吏治之至要而臣起自諸生驟膺委寄內揆庸淺實無他長惟當夙夜奉行詔旨庶幾有補一方不負聖神所以拔擢臨遣之意臣載惟克言布於天下而舜詔岳牧辭列典謨臣既到官是用敢刻諸堅珉昭示德意垂範無窮臣王剛中拜手稽首謹記

賜晁公武獎諭詔

勅公武朕聞蜀漢沃野有蔬食果實之饒民食稻魚凶年憂而歲比以來穀糴常貴民有飢色故易以爲盜豈不務本吏苛刻之所致耶朕甚憫焉卿服在從班習知德意乃裁公帑之餘行平糴之政以復天聖守臣之舊蹟其用心亦勤矣夫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此郡國之所先務也卿能知此朕復何憂載覽奏封良深嘉歎故茲獎諭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賜范成大獎諭詔

卿遠鎮坤維兼總戎律究心夙夜朕甚嘉之所進內教將兵外修堡寨團結土丁三說皆善更益勉旃務在必行早見成效以副朕倚注之意

臣不肖日者待罪桂林蒙恩徙鎮蜀道次于荊州詔問西南邊事臣愚無識知嘗試妄論大要練兵丁繕保障儻事力弗給可若何行及廣漢則昧死上其說制下尚書其盼劍南西川度牒五百爲緡錢二十五萬八千有奇以贖工費而賜臣八月二十五日璽書如前臣謹拜手稽首言曰昔堯舜之於群臣聞其言善則俞之必有訓勅之辭繼之曰懋哉曰往欽哉二典之書是已今陛下過聽擇于芻蕘又勉之以底績此堯舜之法二典之所以書也臣何足以得此雖貪天子之命以爲已榮而一介離齟狗馬蚤衰罷軟不自勝恐終無尺寸補益縣官且奸大命以隕越于異茲榮也祗所以爲懼哉敬奉賜書被之琬琰以旦夕瞻仰于前其敢侈臣之榮識臣之懼而已



勅類

宋太祖納降蜀主勅

勅蜀主省上表率文武見任官望闕瀝懇歸命事具悉朕自皇天曠命率土樂推將期德服萬方不恃威加四海乃曠益部僻處一隅苟黎庶之獲安非經營之在意一昨災纏蜀地釁自并門既興王者之師遂授將軍之鉞事非獲已須至用兵我且直詞彼衆自敗下劍門而賈勇指井絡而長驅中宵喟然兆庶何罪徑馳驛騎嚴誠前鋒廣宣來者之懷遍諭弔民之意果能率官屬而効順拜表疏以祈恩託我慈親述乃寢廟封府庫而待命保生聚而輸誠朕方示信懷柔不逼人險保無他慮當體優隆國有舊章不違前請所宜悉也春寒想比法以休書旨不多及

宋贈蘇軾為太師勅

勅朕承絕學於百聖之後探微言於六籍之中將興起於斯文爰緬懷於故老雖儀刑之莫覲尚簡策之可求揭為儒者之宗用錫帝師之寵故禮部尚書端明殿學士贈資政殿學士謚文忠蘇軾養其氣以剛大尊所聞而高明博觀載籍之傳幾海涵而地負遠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聲知言自况於孟軻論事肯卑於陸贄方嘉祐全盛嘗膺特起之召至熙寧紛更廼陳長治之策歎異人之間出驚護口之中傷放浪嶺海而如在朝廷斟酌古今而若幹造化不可奪者堯然之節莫之致者自然之名經綸不究於生前議論常公於身後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朕三復遺編久欽高躅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時君子之

道閭而彰是以論世儻九原之可作庶千載以聞風惟而  
央爽之靈服我衮衣之命可特贈太師餘如是

皇明

諭御史大夫丁玉勅洪武

皇帝勅諭平羌將軍御史大夫丁玉等曰松潘僻在萬山  
接西羌之境朕豈欲窮兵遠討而蠻酋屢入爲寇擾我邊  
民命爾率師征之不得已也三月三日捷至知松州巴克  
徐將資糧於容州進取潘州若盡三州之地則疊州不須  
窮兵料彼聞大軍發勢理必自服但高城深池擢士卒有  
勇鷲者守疊溪之路其青川驛道無阻過者不守可也凡  
來降諸酋長必遣入覲朕親撫諭之勅至可分一軍先還  
四川別有調遣 六月復

勅玉曰大軍入松州克戎虜於千萬山之中設官置衛以  
威蠻夷國之功懋焉朕聞松州山多田少耕種恐不能贍  
軍若以人民供億則是用有用之民守無用之地非良策  
也可相度其宜或於保寧及擇要害之處立衛爾與部下  
諸將計議來奏

勅曰舊歲妖人作亂命爾西征爾跋涉山川究心日夜奮  
揚威武剿絕其類以除民患朕甚爾嘉以今觀之非惟人  
事之當然實天有以相之也始妖人暗構愚民已有年矣  
士民因而作亂乘時蜂起爾之未至四川也指揮普亮等  
用師不律致妖人殺害良民至今猶未加刑故特遣人勞  
爾之功命以軍法從事夫國之用將所以捍禦奸侮也如  
亮者安能保其祿位乎罪不可宥如勅行之

論叅政張統右叅政韓鑰勅

古之尚志之士必立身行道而道行名成而後已所以然者何貴身榮家以顯父母卿效賢人之道方始當日省月覺以觀下愚造殺身之計今命卿西南方面重任君子道與之所然且雲南諸夷雜處之地若欲治安非出群之才不可卿必忠可格天誠可會人生靈是幸故茲勅諭

諭都御史李欽勅

朕惟四川遠在西陲近年以來地方多事兵荒相仍軍民困苦已極朕甚憫焉今特命爾前往彼處巡撫兼理松潘安綿建昌日等處邊備撫安軍民綜理糧餉凡遇人民饑荒設法賑濟成池坍塌督工修理官軍閑逸令以時操練器械損壞令量宜修補如腹裏賊寇生發即與鎮守太監并

巡按御史等官計議奏委分巡分守兵備守備官員量調官軍民快相機剿捕毋致滋蔓仍禁約所屬官吏不許擾害軍民其功廉有為者以禮獎勸貪酷不才者以法懲治或有獄訟不平者宜與辯理凡有便於軍民者俱聽從宜處置事情重大者具奏定奪凡軍民一應機宜悉聽便宜從事叅將遊擊而下俱聽節制仍往來有事地方駐劄不許專駐省城自圖便安其松潘安綿等處但有番賊阻絕糧道殺虜官軍突擊腹裏搶掠居民即督令叅將遊擊等官發兵剿捕遏截毋得坐視玩寇殃民如違爾即叅奏拏問其敘瀘建昌并播州等處邊計夷情亦須用心督理務在得宜不許因而顧彼失此及生事騷擾自失夷心朕以爾素有才望特茲簡用爾宜體朝廷至意星馳前去虛心

延訪如意撫綏展布猷為振揚威武務使軍民樂業地方  
寧謐以紓朕西顧之憂毋或處置乖方及因循怠緩自貽  
咎責爾其欽承毋忽故諭

諭副使高澄勅

朕念松潘及威茂等處各寨番夷互相讎殺不時出沒劫  
搶人口財畜騷擾地方軍民受害况董卜韓胡接連邊境  
奸詐百端不可不訪今以爾在任年久歷練老成特陞前  
職命往彼處整飭兵備蓄積糧儲操練軍馬撫治羗夷遇  
有寇賊相機剿捕凡事須與叅將鄒指揮使周貴等計議  
停當而行不許偏私執拗致誤邊務亦不許輕易生事以  
起邊釁因循畏怯以長寇奸務使番夷讐服軍民樂業庶  
稱任使如或坐視殃民罪下爾宥待地方寧安之日方許  
回司爾其敬慎毋忽故勅

諭副使陳豪勅

勅四川按察司副使陳豪松潘地方接連羗夷實為要害  
兵糧事繁今命爾專一整飭彼處兵備綜理糧儲操練軍  
馬撫治羗夷一應合行機宜查照兵部奏准事理處置凡  
城堡墩臺關口棧道器械盔甲等項俱要修理完好放糧  
斛或虛出通關尅減斛面等項奸弊俱要禁革地方詞訟  
應理者即為問理其軍中事宜須與分守將官從長計議  
而行仍聽鎮巡官節制如遇羗夷出沒阻截道路搶奪糧  
餉攻打關堡劫掠居民擾害地方爾即與將官同心協力  
督兵剿除凡邊方利有可興弊有可革者悉聽爾從宜處  
置事體重大者具實奏聞其龍州三家土官爾宜嚴加約

東督令脩飭武備保障地方如有抗違輕則量行懲治重則奏聞區處爾受茲委任尤須公廉自律威惠並行務使蕃夷讐服道路開通地方無虞軍民樂業如或率意任情率方誤事罪不輕貸爾其欽承之毋忽故勅

### 封張飛策

章武元年遷飛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封西鄉侯策曰朕承天序嗣奉洪業除殘靖亂未燭厥理今寇虜作害民被荼毒思漢之士延頸鶴望朕用怛然坐不安席食不甘味整軍誥誓將行天罰以君忠毅侔蹤召虎名宣遐邇故特顯命高墉進爵兼司于京其誕將天威柔服以德代刑以刑稱朕意焉詩不云乎匪疚匪棘王國來極肇啟戎功用錫爾祉可不勉歟

### 封馬超策

章武元年遷驃騎將軍領梁州牧進封叅鄉侯策曰朕以不德獲繼至尊奉承宗廟曹操父子世載其罪朕用慘怛疾如疾首沕內怨憤歸正久本暨于氏羗率服獯鬻慕義以君信著北上威武並昭是以委任授君抗颺虓虎兼重萬里求民之瘼其明宣朝化懷保遠邇肅慎賞罰以篤漢祜以對于天下

### 封許靖策

建安十九年先主先蜀以靖為左將軍長史先主為漢中王靖為太傅及即尊號策靖曰

朕獲奉洪業君臨萬國夙宵惶惶懼不能緩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其敬敷五教在寬忘其助哉秉德無怠稱朕意焉

後主復諸葛亮丞相策

建興六年亮使馬謖督諸軍與魏張郃戰于街亭謖違  
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為郃所破亮戮謖以謝衆上疏曰  
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  
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  
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  
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亮為右將軍行丞  
相事所總如前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破魏軍斬王雙  
七年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郭淮率衆欲擊式亮自出  
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詔策亮曰

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  
所守前年耀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氏也  
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助顯赫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  
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又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  
復君丞相君其勿辭

後唐收蜀策

朕以蜀郡封疆本是我唐境上憂從兵革遠退江山當偽  
梁篡弒之時致宗廟陵夷之難遂滋割據益遂便安雖行  
建號之謀乃是從權之道况復蜀主先父素是本朝舊臣  
常懷忠孝之心每俟興隆之運惟期恢復却效傾輸朕以  
初殄寇讎重興社稷撫諭之恩既廣憂勤之意常深須務  
綏和貴諧混一遂令元子兼命宰臣遠安後后之心既叶  
采王之願遐想王師行李已及彼地城池遠降詔書明行  
示諭料其素志必契夙心當符魚水之權永保山河之誓

偽蜀文武負察等或本朝舊族或當代英賢或抱節于軍  
戎或者名于卿曲久從睽隔常軫情懷宜知乃睠之恩各  
勵輸成之節今已降勅命誠約諸道兵師如西川果決歸  
順到城不得驚擾但思效順勿致懷疑

王衍試制科策文

炎漢致治始策賢良巨唐思皇爰求茂異講邦國治亂之  
體陳天人精授之原豈角虛文蓋先頌德朕念守器之重  
識為君之難思得奇才以疑庶績因舉故事以紹前脩子  
大夫抱道逢時投策應詔必有長策以副虛懷何以使三  
農樂生五兵不試刑獄無枉賦歛無加以何策可以定中  
原以何道可以卜長世朕當親覽以無面從

表類

上漢帝表

漢先主

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董督三軍奉辭于外不能掃  
除寇難靖匡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內否而未  
泰惟憂反側疾如疾首曩者董卓造為亂階自是之後群  
兇縱橫殘剝海內賴陛下聖德威靈人臣同應或忠義奮  
討或上天降罰恭逆並殪以漸冰消惟獨曹操久未梟除侵  
擅國權恣心極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機事  
不密承見陷害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遂得使操窮凶極  
逆上后戮殺皇子鳩鴆雖糾合同盟念在奮力懦弱不武  
歷年未効常恐殞沒孤負國恩寤寐永歎夕惕若厲今臣  
群寮以為在昔虞書敦敘九族庶明勵翼五帝損益此道  
不廢周監二代並建諸姬實賴晉鄭夾輔之福高祖龍興

尊王子弟大啟九國卒斬諸呂以安太宗今操惡蓋醜正  
寔繁有徒包藏禍心篡盜已顯既宗室微弱帝族無位  
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大司馬漢中王臣伏自三省受  
厚恩荷任一方陳力未效所獲已過不宜復忝高位以重  
罪謗群僚見逼迫臣以義臣退惟寇賊不梟國難未已宗  
廟傾危社稷將墜誠臣憂責碎首之負若應權通變以寧  
靖聖朝雖赴水火所不得辭敢慮常宜以防後悔輒順衆  
議拜受印璽以崇國威仰惟爵號佐高寵厚俯思報效憂  
深責重驚怖累息如臨于谷盡力輸誠獎厲六師卒齊聲  
義應天順時撲討凶逆以寧社稷以報萬分謹拜章因驛  
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

前出師表

者葛亮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  
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憚於內忠志之士忘身  
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  
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  
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  
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  
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  
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  
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  
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  
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  
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



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忠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壯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退忠言則攸之禘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禘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雖臨表涕泣不知所言

### 後出師表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綦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綦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

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  
其事如漢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危然後安今陛下未  
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  
之未解一也劉繇王即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  
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  
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  
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逼於黎陽幾敗  
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  
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曾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  
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  
稱操為能猶有此失况臣為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  
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暮年耳然喪趙雲陽群馬玉閭芝丁  
立白壽劉鄩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寶  
叟青羗散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  
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  
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  
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  
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  
樊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  
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  
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梯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  
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  
明所能逆覩也

乞立諸葛亮廟表

督 隆

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  
鑄金以存其像自漢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  
矣况亮德範遐邇勲蓋季世興王室之不壞實斯人之是  
賴而烝嘗止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  
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  
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偪宗廟此聖懷所以懷疑也臣愚以  
為宜因近其墓立之于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臣  
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王禮

進諸葛氏集表

陳壽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  
中書令關內侯臣和矯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  
亮毗佐危國負阻不賓然猶存錄其言耻善有遺誠是夫

昔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輒刪除復  
重隨類相從凡為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逸群之才  
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  
叔父玄避難荆州躬耕于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  
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遠  
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荆州劉琮舉川委質  
而備失勢眾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  
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觀亮奇雅甚敬重之  
即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  
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為軍  
師備稱尊號拜亮為丞相錄尚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  
事無巨細亮皆專之于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

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一不顯至于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包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為無勇之兵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擢其武然亮才于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于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以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恃已之長未能兼有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為口實至今梁益之民過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久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怨殺信矣論者或恠亮文彩不豔而過于丁寧周至臣愚以為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定尚書咎繇之謏略而雅周公之語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謨周公與群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及得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于當世伏惟陛下邁蹤右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

為關州王使君論巴蜀安危表

杜 甫

臣某言伏自陛下山東收蕪薊泊海隅萬里百姓感動

上業再造瘡痍蘇息陛下明聖社稷之靈以至於此然河  
南河北貢賦未入江淮轉輸異於曩時唯獨劍南自用兵  
以來稅歛則殷部領不絕瓊林諸庫仰給最多是蜀之上  
地膏腴物產繁富足以供王命也近者賊臣惡子頗有亂  
常巴蜀之人橫被煩費猶自勸勉充備百役不敢怨嗟士  
蕃今下松維等州成都已不安矣楊琳師再脅普合觀聚  
兩川不得相救百姓騷動未知所裁况臣本州山南所管  
初置節度庶事草創豈暇力及東西兩川矣伏願陛下聽  
政之餘料巴蜀之理亂審救援之得失定兩川之異同問  
分管之可否度長計大速以親賢出鎮衣罷人以安反反  
大戎侵軼群盜窺伺庶可遏矣而三蜀大府也徵取萬計  
陛下忍坐見其狼狽哉不即為之臣竊恐蠻夷得恣屠割

耳實為陛下有所痛惜必以親王委之節鉞此古之維城  
盤石之義明矣陛下何疑哉在選擇親賢加以醇厚明哲  
之老為之師傅則萬無一敗之跡又何疑焉其次付重臣  
舊德智略經久舉事允厥不隕獲於蒼黃整頓理體竭露  
臣節必見方面小康也今梁州既置節度與成都足以久  
遠相應矣東川更分管於州於內幕府取給破弊滋甚若  
兵馬悉付西川梁州益坦為蔽援是重歛之下免出多門  
西南之人有活望矣必以戰伐未息勢資多軍應須遣朝  
廷任使舊人授之使節留後之寄綿歷歲時非所以塞眾  
望也臣於所守封界連接梓州正可為成都東鄙其中別  
作法度亦不足成要害哉徒擾人矣伏惟明主裁之勅天  
下徵收赦文減省軍用外諸色雜賦名目伏願損之又損

之劍南諸州亦困而復衆矣將相之任內外交遷西川分  
閫以仗賢俊愚臣特望以親王摠戎者意在根固流長國  
家萬代之利也敢輕易而言次請慎擇重臣亦願任使舊  
人鎮撫不缺之際臨危制變之明者觀其樹勲庸於當時  
扶泥塗於已墜借如犬或傲擾臣素知之臣之兄承訓自  
沒蕃以來長望生還偽親信於贊普探其深意意者報復  
摩彌青海之役決矣同謀誓衆於前後沒落之徒曲成翻  
動陰合應接積有歲時每漢使回蕃使至帛書隱語累嘗  
懇論臣皆封進上聞屢達臣兄承訓憂國家緣邊之急願  
亦勤矣況臣本隨兄在蜀向二十五年兄既辱身蠻夷相見  
無日臣比未忍離蜀者望兄消息時通所以戮力邊隅累  
踐班秩補拙之分義貴有所盡於君親愚臣近聞之說萬  
一少裨聖慮遠人之福也愚臣之幸也昨竊聞諸道路  
吐蕃已來草竊岐隴逼近咸陽似是之間憂憤墮迫益增  
尸祿寄重之懼寤寐報效之懇謹冒死具巴蜀成敗形勢  
奉表以聞

為夔府栢都督謝上表

杜甫

臣某言伏奉月日制授臣某官祗拜休命內顧殞越策驚  
馬之力冒累踐之寵自鼓勲力萬無一稱再三怵惕流汗  
至踵謹以某月日到任上訖臣某誠懼誠懼頓首頓首死  
罪死罪伏以陛下君父任使之久掩臣子不逮之過就其  
小效復分深憂察臣劍南區區恐失臣節如彼加臣煩煩  
階級鎮守要衝如此勉勵疲鈍伏揚陛下之聖德愛惜陛  
下之百姓先之以簡易間之以樂業均之以賦歛終之以

敦勸然後畢禁將士之暴弘治主客之宜示以刑典難犯  
之科寬以困窮計無所出哀今之人庶古之道內救惇獨  
外攘師寇上報君父曲盡庸拙之分下循臣子勤補失墜  
之目灰粉骸骨以備守官伏惟恩慈胡忍容易愚臣之願  
也明主之望也限以所領未遑謁對無任兢灼之極謹遣  
某官奉表陳謝以聞臣誠喜誠懼死罪死罪

夔州論利害第一表

劉禹錫

臣某言伏准元和十二年四月十八日勅諸州刺史如有  
利害可言者不限時節任自上表聞奏者伏見貞觀中詔  
許群臣各上書言利便馬周時布衣遂因中郎將常向獻  
策二十餘事太宗深奇之盡行其言擢周為御史至龍朔  
中壁州刺史鄧弘慶進乎索看精四字甚為酒令高宗嘉  
之亦行其言遷弘慶為明州刺史則知苟有見雖布衣之  
賤遠守之微亦可施用况臣早受國恩德宗朝忝為御史  
逮今歷事四朝頓領藩條當陛下至明之時是微臣竭節  
之日伏以守在遐郡不敢廣有所陳謹准勅上利害及當  
州公務各別具狀以聞伏乞聖慈俯賜昭鑒

謝政刑箴表

常 臯

辰象在天睿文昭煥體弘述作義著箴規發揮刑政之源  
徽藻皇王之道况理包繫象詞正典謨豈惟姻誠心靈實  
乃化成天下伏以刑清則功濟化育政治則俗致和平大  
哉聖言允叶天聽臣職守方鎮宣揚教化仰觀睿藻伏荷  
時休思欲紀在盤孟周旋佩服不若懸之日月垂範將來  
是用課率柔翰形于傳寫刊於琬琰之上表於府署之門

示文武之楷模為古今之殊觀其碑刊刻已畢見立屋宇  
謹分脩裝三本隨狀奉進臣藝能薄劣筆札無功貴竭臣  
子之誠式揚君父之德輕塵旒袞伏用兢惶

批荅

朕以為理之本繫乎政刑頃因退朝偶有製述用錫人  
極庶叶時中聊以自規豈能逮意卿道贊元化志宣大  
猷爰勅貞珉躬自染翰克盡事君之節益嘉將順之心  
省閱再三歎賞無已

代李侍郎賀收成都府表

呂温

臣某言臣伏見高崇文奏某月日官軍入成都府逆賊劉  
闢走出見勅兵追捕者臣聞夏震秋落乃觀成物之功善  
東有征方見勝殘之理然則殺之所以生之也動之所以  
綏之也氣和則歲功早就德盛則廟筭先期無遺鏃而巨  
寇窮奔不血刃而全蜀底定奔走夷裔鼓舞生靈騰瑞氣  
而躍祥風披慶雲而捧白日伏以陛下纂臨宸極維新庶  
政拓跡開統之始作法定制之初而賊闢敢紀其威首干  
大紀恃險與遠窮亮極暴雖禍淫助順誠天道之必然而  
制勝舉全皆聖謀之自出諸軍既集鋒鏑爭先陛下以為  
方暑用兵觸冒害氣與勦人而欲速寧全衆以功遲遂令  
緩螻蟻之誅抑貔貅之銳休養磨礪以須秋期由是感恩  
而思奮者萬心如一又高崇文嫉惡太甚殺傷小過陛下  
推弔伐之義弘覆憐之仁茲寇是誅吾民何罪遂令逐北  
者生致為上脅從者獲則捨之且諭鴻私仍加安慰由是  
飲澤而向化者十室而九加以聖慈曲被大信有孚當挾



續之時賜戰士悉出內府開食堪之路賞降者曾不踰辰  
遂使昏迷單心義勇增氣江山自拔雷雨長驅渠魁倏息  
而逃威士衆順風而捨校市不易肆巷無驚大人蒙肉骨  
尸解倒懸旌旗導長養之風金鼓發生成之氣然後知至  
化能殺睿略無方大典用彰神武可畏全包形器之內有  
罪必誅旁行天地之間無思不服臣謬膺重寄親奉昌期  
坐觀氛祲之清目覩鯨鯢之戮手舞足蹈倍萬常情無任  
慶抃感躍之至

請築羅城表

高駢

乾符二年夏六月公以蜀土自成通十一年并十五年  
兩遭蠻寇攻圍子城迫窄遂具聞奏請築羅城星月戊  
辰上表曰

臣聞仗鉞擁旄顯受專征之寄殿邦守土必尊共理之規  
獎勵節以輸忠須興利而除害伏以臣當道山河雖嶮城  
壘未寧秦張儀收蜀之時已曾板築隋楊秀守藩之日亦  
更增修堅牢雖壯於一隅周匝不過於八里自成通十年  
以後兩遭蠻寇攻圍數萬戶人填咽共處池泉皆竭熱氣  
相蒸其苦可哀斯弊可恤臣前年赴任之日緣過劔門料  
蠻賊奔逃不敢迴顧先遣走馬入府放出城內戶人莫不  
懽呼稱見蘇息臣今欲與民防患為國遠圖廣築羅城以  
示雄閫將謀永逸豈憚暫勞臣深受國恩實思忠蓋儻乞  
所奏乞宣付宰相臣僉議

奏破施州譚汝翼狀

宋林栗

臣聞詩書所稱柔遠能邇孔子論政亦曰近者悅遠者來

夔所部州十有五施黔之外是為思州其土世襲而不廩  
於官蓋疆以戎索使捍諸夷內以暨文教外以奮武衛云  
施有姦民曰譚汝翼以兼并為富以陵脅為疆吞噬無厭  
包載不軌交鬪夷落結成疽根二十年間帥守監司莫之  
能詰其詰之者反得罪於有司膠升涵濡孕毒滋稔淳  
熙八年夏六月知思州田汝弼卒譚賊乘鐔舉其眾南掠  
黔江焚田氏之積俘其奴客以自封死施黔巡尉唯所使  
令再役跳踉僵尸滿野而溪壑未盈方繕甲兵料丁壯以  
為大舉而田之嗣息舍襁衽革起復其仇踰黔蹂施施人  
大震扶藁奔逆繫踵于塗田次慈求溪限以一水不得度  
而退方謀濟師譚躡其後戰于太平驛斬首二十有二歸  
而飲至策勳行賞鼓吹道從令於一州州人懾伏無敢後  
先哆然遂有鷓張虎視之謀臣以庸愚誤分閩寄自閩入  
蜀罔究端倪秋八月既望方領郡事旬有八日而施檄至  
詢之民吏喑不敢言懲艾創夷變生肘腋臣亟走一介傳  
檄三州然後田譚之訟兩造庭下臣即日以其事聞檄施  
州守臣張遇赴司稟議而以本路兵馬都監傅汝賢攝兵  
鈐以行部止而甲其代之譚賊氣奪東西求援恃其財力  
可以變亂有司下民皇皇官吏首竄莫知所嚮仰惟陛下  
深居九重明見萬里之外乃以春正月辛丑親御宸翰付  
制置使陳峴以及微臣開示謨斷指授方略臣拜手踊躍  
宣示所部使之激厲咸若陛下命而親撫之越三月辛  
未汝翼潛返于家癸酉奮其螳臂陳于沱河橋施之將士  
聞變而起小大用命一戰而遂破之渠魁奔竄無所於匿

歸命于闕下而一方遂平施之將士與夔之吏民萬口同辭皆曰比天子之功也若元濟承宗則遂其計得何以成蔡功乎已而思人惶遽請以黔江之田盡歸于吏則柔遠能邇近悅遠來之證不為虛語臣謹以辛丑詔書勒之堅城云

疏類

上襲魏疏

蔣琬

芟穢彌難臣職是掌自臣奉辭漢中已經六年臣既闇弱加嬰疾疢規方無成夙夜憂慄今魏跨帶九州根蒂滋蔓平除未易若東西并力首尾犄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支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俯仰惟艱實忘寢食輒與費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賊之所惜且羗胡乃心思漢如渴又昔偏軍入羗郭淮破走筭其長短以為專首宜以姜維為涼州刺史若維征行御持河右臣當師率為維鎮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

諫後主疏

譙周

昔王莽之敗豪傑並起跨州據郡欲弄神器于是賢才智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狹惟其德之薄厚也是故於時更始公孫述及諸有大眾者多已廣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怠于為善游獵飲食不恤民物世祖初入河北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為遂務理冤獄節儉飲食動遵法度故北州歌歎敷布四遠於是鄧禹自南陽追之吳漢寇恂未識世祖遙聞德行遂以權計舉漁陽上谷突騎迎于廣阿其餘望風慕德者邳彤耿純劉植之徒至于輿病

齊棺襁負而至者不可勝數故能以弱為強屠王即吞銅  
馬折赤眉而成帝業也及在洛陽嘗欲小出車駕已御姚  
期諫曰天下未寧臣誠不願陛下細行數出即時還車及  
征隗囂潁川盜起世祖還洛陽但遣寇恂往恂曰潁川以  
陛下遠征故姦猾起叛未知陛下還恐不時降陛下自臨  
潁川賊必即降遂至潁川竟如恂言故非急務欲小出不  
敢至于急務欲自安不為故帝者之欲善也如此故傳曰  
百姓不徒附誠以德先之也今漢遭厄運天下三分雄哲  
之士思望之時也陛下天姿至孝喪踰三年言及隕涕雖  
曾閔不過也敬賢任才使之盡力有踰成康故國內和一  
大小戮力臣所不能陳然臣不勝大願願復廣人所不能  
者大輓大重者其用力苦不衆拔大艱者其善術苦不廣  
且承事示廟者非徒求福祐所以率民尊上也至于四時  
之祀或有不臨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之愚滯私不自安  
夫憂責在身不暇盡樂先帝之志堂構未成誠非盡樂之  
時願省減樂官後宮所增造但奉修先帝所施下為子孫  
節儉之教

上蜀中軍事疏

陳子昂

臣伏見劔南諸州緣通軌軍屯在松潘等州千里運糧百  
姓困弊臣不自恤竊為國家惜之伏以國家富有巴蜀是  
天府之藏自隴右及河西諸州軍國所資郵驛所給商旅  
莫不皆取於蜀又京都府庫歲月珍貢尚在其外此誠蜀  
國之珍府令邊郡主將乃通軌一軍徭役弊之使百姓貧  
窮國用不贍河西隴右資給亦減臣伏惟松潘諸軍自屯

鎮已來今相繼百十餘年竟未聞盜賊大侵而有尺寸之效今國家甘心竭力以事之臣不知其故伏惟念惜臣聞上有聖君下得直言賤臣敢越次冒昧以奏臣在蜀時見相傳云聞松潘等州屯軍數不逾萬計糧給餉年則不過七萬餘碩可盈足邊陲王將不審支度乃每歲向後十六萬夫夫擔糧輸送一斛之米價錢四百使百姓老弱不得其所比年以來多以逃亡臣伏以吐蕃陛下未忍即滅松潘屯兵未可廢散若准此賦歛每年以十萬夫運糧臣恐更三年吐蕃未殄滅劍南百姓不堪此役愚臣恐非聖帝神皇制敵安人富國疆兵之神美者也愚臣竊見蜀中耆老平議劍南諸州比來以夫運糧者且一切並停請為九等稅錢以市驛馬差州縣富戶各為駝主稅錢者以充腳價各次第四番運輦不用一年夫運之費可得數年軍食盈足比於常運減省二十餘倍蜀川百姓永得休息通軌軍人保安邊鎮京臺府庫河西軍馬得利供輸其資臣伏審計便宜體大非一二狀俱盡陛下若以此奏非虛或可採者請勅臣付所司對議得失然後具條目一一奏聞若臣苟為謬妄無益國家請罪死不赦

論戍姚州疏

張柬之

臣按姚州古哀牢國垣工荒外山岨水深漢世未與中國通唐蒙開夜郎滇南而哀牢不附東漢光武未始請內屬置永昌郡統之賦其益布氍罽以利中土其國西大秦南交趾奇珍之貢不闕劉備據蜀甲兵不充諸葛亮五月度瀘收其產入以益軍使張伯岐選取勁兵以增武備故蜀

志稱亮南征後國以富饒此前世置郡以其利之也今盛  
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實貨  
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  
塗地臣竊為陛下惜之昔漢歷博南山涉蘭倉水更置博  
南哀牢二縣蜀人愁苦行者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津渡蘭  
倉為他人蓋譏其貪珍奇之利而為蠻夷所驅役也漢獲  
其利人三怨歌今減耗國儲費調日引使陛下赤子身膏  
野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朝廷無  
絲髮利而百姓蒙終身之酷臣竊為國家痛之往諸葛亮  
破南中即用渠率統之不置漢官不留戍兵言置官留兵  
有三不易置官必夷漢雜居猜嫌將起留兵轉糧為患滋  
重後忽反叛勞費必甚故粗設綱紀自然久定臣謂亮之

亦無亮阻縱且擒之伎唯詭謀狡筭恣情剝削動首渠  
遣成明黨折肢諂笑取媚蠻夷拜跪趨伏無復為耻提挈  
子弟嘯引凶愚聚會蒲博一擲累萬凡逋逃亡命在彼州  
者戶羸二千專事剽奪且姚州本龍朔中武陵主簿石子  
仁奏置其後長史李孝讓卒文協死於群蠻詔遣即將趙  
武貴討擊兵無噍類又以將軍李義摠繼往而即將劉思  
基戰死其州遂廢臣竊以亮有三不易其言卒驗事  
蠻即將王善寶昆州刺史曩乾福復請置州言課  
下旁取於蜀及置州掾李稜為蠻所殺延載中司  
更置瀘南七鎮戍以蜀兵蜀始擾矣且姚府摠  
州間皆巨猾游客國家設官所以正俗防姦而無

敗謬至此今切害未止恐驚擾之禍日滋宜罷  
府歲時朝覲同蕃國廢瀘南諸鎮而設關瀘北  
許交通增舊屯兵擇清良吏以統之臣愚以爲

平都蠻敘功疏

曹省吾

參照都蠻種分孟獲踞西南桀驁之夷地阻夜即  
貪殘之性雖漢土周遭率遵聲教而疆梁中梗獨  
阿大雉據九絲復翼以方三等迹因愈加煽逆頻  
六縣乃近將叙瀘等內地亦罹帖危二百年撫剿  
拾載猖狂益甚僭稱王馬擁旗幟而生殺一方屢  
逞戈矛而震驚三省樹竿千戶百戶莫敢誰何焚劫各堡  
各城幾無噍類屠殺則膏骸遍野係虜則男女成群及  
嬰兒又貫擗叢炊以博戲剝施孕婦仍焚屍掘墓以淫威  
罪終惡盈鬼怨神怒奈以高山大箐向來稱亂既自負巢  
穴之難窺而彼逸我勞前此出征亦誠苦樵蘇之莫繼豈  
知地險本不足恃天網竟復難逃屬

英主御秘之元年奮

赫怒安民之大勇

明見萬里任帷幄以運前籌守在四夷自

廟堂而夾勝美謂茲寇不可玩其法在所必誅是以猛將  
桴鼓以折衝勁卒控弦而敵愾糧糗浮江而下噐甲列山  
以屯首夏試兵而凌霄即破於三日中秋結陣而九絲旋  
滅於三旬既西拔都都寨以除腹背之虞又北搗鷄冠嶺  
以絕咽喉之阨一掃零星小寨連若燎毛悉俘梟獍大懸  
勢同破竹信有征而無戰果用夏以變夷訂首功數逾四

千焚墜而死者無筭約田地訖盈十萬米穀所產者甚饒  
番夷震聳如鼓以雷霆咸謂

天威莫測童叟歡呼若出諸水火共祝

聖壽無疆即今已空彼巢穴而列障於吭背之巔以次當  
集我兵民而雜耕其肥沃之野已洩幽冥之憤水清已蜀  
之氛且是後也上憑

朝廷寵靈下藉文武臣濟臣等幸因人而成事敢貪

天以爲功至於諸有爭於軍務効勞員役相應分別叙論  
以昭激勸

寶器審阿大王等執稱鼓有剝蝕又殼響者為上上  
鼓易牛千頭次者七八百頭透有等差藏至二三而  
者即得雄視一方僭稱王號每出劫擊鼓高山諸蠻  
頃刻雲集集則推牛數十頭響蠻乃出劫劫數勝益  
以鼓為靈百等細觀所鑄皆奇文異狀相錯蟠僅可  
辨者雕螭刻鷲間綴蝦蟇其數皆四縉紳文老云諸  
葛製以鎮蠻若曰鼓去則蠻運終理或然也及考蜀  
藝文志史臣楊慎所編內稱淳于古禮器也廣漢什  
邠人段祖以獻益州刺史蕭鑑高一尺六寸六分圍  
三尺四寸圓如桶銅色如漆令去地尺餘以手振之  
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絕古所以節樂然不著所自始  
今以諸葛鼓證之疑即淳于銅鐵鍋二口皆阿大王



所蓄製更奇異識者曰此非鍋乃昂類也其名曰鑿  
詩曰既之金鑿是也音樂音歸云鑿大上小下若甌  
鑿無足和羹用之或曰輔也亦無足乃其實足以亟  
牛兩耳峙如山形鑿尤以為至寶即諸蠻多不得見  
其重又不啻銅鼓臣等謹按春秋來歸衛俘三傳皆  
云衛寶解曰俘取也與書俘厥寶玉義同華陽國志  
云漢槌為郡寶昂輝光於江流今九絲即槌為地其  
為寶昂非臣等淺昧所能識第次知必數千年以上  
物即殷周未可知後世莫能製也方今

皇上以天挺明聖

光紹大業純心任賢期登於極治是以宇內和平地不愛  
寶貢此古器白環素雉未足擅美前聞是宜獻之

大廷藏之

內府庶幾諧九成之奏佐烹飪之用傳示罔極計

廟堂公卿大夫博物洽聞必有知此器所從來考定其名以為  
皇上頌者臣等謹令製架裝盛差指揮張振上進

書類教牋附

與群下教

諸葛亮

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  
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  
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  
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  
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  
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

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

### 與王商書

宓字子勅廣漢綿竹人也少有才學州郡辟命稱疾不往劉璋時宓同郡王商為治中從事為莊君平李弘立祠宓與書曰

疾病伏匿甫知足下為莊李立祠可謂厚黨勤類者也觀莊文章冠冕天下由夷逸操山嶽不移使揚子不歎固自昭明如李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淪其無虎豹之文故也可謂攀龍附鳳者矣如揚子雲潛心著述有補于世淫靡不滓行參聖師于今海內談詠厥辭邦有斯人以耀四裔惟子替茲不立祠堂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使吏民于是蜀學比于齊魯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漢家得士盛于其世仲舒之徒不達封禪相如制其禮夫能制禮造樂移風易俗非禮所秩有益于世者乎雖有王孫之累猶孔子大齊桓之霸公羊賢叔術之讓僕亦善長卿之化宜立祠堂速定其銘

### 與劉璋牋

法正

初張松說璋迎先主使討張魯法正御命正既宣指陰獻策于先主令還取璋及先主軍圍雒城正牋與璋曰正受性無術盟好違損懼左右不明本志必並歸咎蒙耻沒身辱及執事是以捐身于外不敢反命恐聖聽穢惡其聲故中間不有歲敬顧念夙遇瞻望悵悵然惟前後披露腹心自從始初以至于終實不藏情有所不盡但愚闇策

薄精誠不感以致于此耳今國事已危禍害在速雖捐放  
于外言足增充猶貪極所懷以盡餘忠明將軍本心正之  
所知也實為區區不欲失左將軍之意而卒至于是者在  
右不達英雄從事之道謂可遠信黷誓而以意氣相致日  
月相選趨求順耳悅目隨阿遂指不圖遠慮為國深計故  
也事變既成又不量疆弱之勢以為左將軍懸遠之衆糧  
穀無儲欲得以多擊少曠日相持而從關至此所歷輒破  
離宮別屯日自零落雖下雖萬兵皆壞陣之卒破軍之將  
若欲爭一旦之戰則兵將勢力實不相當各欲遠期計糧  
者今此營守已固穀米已積而明將軍土地日削百姓日  
困敵對遂多所供遠曠愚意計之謂必先竭將不獲以持  
久也空爾相守猶不相堪今張翊共德數萬之衆已定巴東

入犍為界分平資中德陽三道並侵將何以禦之本為明  
將軍計也必謂此軍懸遠無糧饋運不及兵少無繼今荆  
州道通衆數十倍加孫車騎遣弟及李異甘寧等為其後  
繼若爭客主之勢以土地相勝者今此全有巴東廣漢犍  
為過半已定巴西一郡復非明將軍之有也計益州所仰  
惟蜀亦破壞三分亡二吏民疲困思為亂者十戶而八若  
敵遠則百姓不能堪役敵近則一旦易主矣廣漢諸縣是  
明比也又魚復與關頭實為益州禍福之門今二門悉開  
堅城皆下諸軍並破兵將俱盡而敵家數道並進已入心  
腹坐守都維存亡之勢昭然可見斯乃大略其外較耳其  
餘屈曲難以辭極也以正下愚猶知此事不可復成况明  
將軍左右明智用謀之士豈當不見此數哉旦夕偷幸求

容取媚不慮遠圖莫官盡心獻良計耳若事窮勢迫將各  
索生求濟門戶展轉反覆與今計異不為明將軍盡死難  
也而尊門猶當受其憂正雖獲不忠之謗然心自謂不負  
聖德顧惟分義實竊痛心左將軍從本舉來舊心依依實  
無薄意愚以為可圖變化以保尊門

與諸葛亮書

馬良

先主領荊州辟良為從事先主入蜀諸葛亮從往良留  
荊州與亮書曰

聞雒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  
矣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于以簡才宜適其時若乃和光  
悅遠邁德天壤使時閑下聽世服于道齊高妙之音正鄭  
衛之聲並利于事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調也

雖非鍾期敢不擊節

獄中與諸葛亮書

彭美

時左遷私情不悅詣馬超超問美曰卿才共秀拔主公  
相待至重謂卿當與孔明孝直諸人齊足並驅寧當外  
授小郡失人本望乎美曰老革荒悖可復道邪又謂超  
曰卿為其外我為其內天下不足定也美退具表美辭  
于是收付獄

僕昔有事于諸侯以為曹操暴空孫權無道振威闇弱其  
惟主公霸王之器可與興業致治故乃翻然有輕舉之  
志會公來西僕因法孝直自銜鬻龐統斟酌其間遂得詣  
公于葭萌抵掌而談論治世之務講霸王之義建取益州  
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即相然贊遂舉事焉僕于故州不免

九庸憂于罪罔得遭風雲激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顯  
從布衣之中擢為國士盜竊茂才分子之厚誰復過此美  
一朝狂悖目求殖醢為不忠不義之魁乎先民有言左手  
據天下之圖右手劓咽喉愚夫不為也况僕頗別菽麥者  
哉所以有怨望者不自度量苟以為首興事業而有投江  
陽之論不解主公之意感幸感激頗以被酒悅失老語此  
僕之下愚薄慮所致主公實未老也且夫立業豈在老少  
西伯九十寧有衰志負我慈父罪有百死至于內外之言  
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討曹操耳寧敢有他志  
邪孟起說之是也但不分別其間痛人心耳昔與龐統共  
相誓約庶託足下末歟盡心于主公之業追名古人載勲  
竹帛統不幸而死僕賤以取禍自我隋之將復誰怨足下  
當世伊呂也宜善與主公計事濟其大猷天明地察神之  
有靈復何言哉貴使足下明僕本心耳行矣努力自愛自  
愛

上蜀帥韓密諫書

宋范鎮

鎮聞聖王之治以得賢為首而賢之登必本于鄉也故登  
于其鄉則知所以為人父知所以為人子知所以為人兄  
知所以為人弟而慈孝友恭惠聰質仁秀出于眾者可得  
而官使周之王制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簡帥教  
者而賓興之故其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漢則漸馬錄  
芻牧而起者有之自賈豎而奮者有之亦已小駁及其下  
郡國以賢良方正遜讓之詔而班固云大漢文章與三代  
同風有唐沿隋制專用詩賦策論而升黜爾時美談之尤

尚者若同人舉然故開元元和間號稱得人之盛國家順  
考古道思皇多士四門允穆而畜德積行無壅閉于上數  
路兼取而藏才韜能絕沉寔于下受大小以成足來遠近  
而弗間內有伊周之德之美謨明而告猷外有甫申之才  
之珍藩宣而樹教固宜宅巖廊而高拱造大庭而與稽恭  
已無爲仰成左右而已尚且深詔執事求之如不及豈非  
首賢而爲治乎逝矣西土上當并絡之次下亘坤維之隅  
江漢炳靈岷峨儲精自司馬相如王褒何武揚子雲之生  
遺風流聞不絕若綫近年移三五之法除限口之令而揚  
軒祀服王塗者歲間起閭閻遊聖閭者日有方朝廷申大  
比之號而執事當敦遣之職其爲書自干薦者以百數至  
如服儒學之舊屢困不更其守則揚助高行誼之履懿誠  
以發于辭則章君陳揚頤李綱何裴趙衆謹子弟之帥美  
聞已彰于時則李南紀吳師孟李慎修其間事業美盛忠  
信待舉懷良玉以被褐藏穎錐而處囊者豈可勝道哉伏  
惟執事春風以煦之白日以暴之定鑑以臨之誠衡以平  
之使其揚芬芳破暗昧定好醜審重輕而後先方物之貢  
利國光之觀者豈惟諸生幸甚亦西南幸甚若鎮之能薄  
才讓進之使與計偕可也退之以警不肖可也異日明天  
子再拜受書執事三適爲功加地進律以舉上賞之典賜  
弓若矢以推蕃錫之數亦將倚裳連袂而來賀重念鎮文  
陳于此者直以方今濟濟以寧三代同風之辰而同人之  
舉或幾于息矣伏望執事憫其狂且僭虛懷而恕接之干  
冒台嚴伏深戰懼

上制置使書

黃源

源竊惟蜀視中原最險遠最僻陋自古用天下無以蜀為也然秦漢不得蜀則不能東鄉與天下爭衡而吳晉以來立國于江左者每每倚蜀為重蓋漢資蜀富饒以自給山西之形蜀之力勢相半焉當此之時蜀得十二蜀居吳楚上流而吳視楚為西門楚視蜀為巨蔽蜀一動搖而吳楚皆不帖席矣當此之時蜀得百二顧今有秦漢規畫天下之權有江左憑藉江淮之勢資于蜀而恃之以為守其勢與力二者兼取之則蜀在今不翅天下重也天子往嘗以執事鎮瀘又總戎于蜀口今又舉全蜀而畀之執事者總制焉此非天子以蜀重而蜀以執事重故歟自古用蜀者諸葛亮當第一而李德裕次之德裕南抗夷北引天下之力以自重其為功易就而亮獨以蕞爾之國南抗蠻西抗夷東備吳北敵魏無天下之大援而功視德裕過之夫亮為力難矣然而猶未若執事今者之難也昭烈之後亮一蹶不出大城門者三年而後為渡瀘之役而後為渭上之役夫堂之不植則其本顛大城其堂也故三年而治之藩之不固則有後憂蠻夷其藩也故力戰而服之蜀已安矣蠻夷已服矣於是乎出其兵以與魏人角于其門亮之用蜀本末如此視德裕為難而視今猶易之也當今執事實難焉萬斛之舟順流舉帆一日而千里何則因于水之勢也夫因其勢而順導之則苟有志焉皆可以成事勢不足以自強力不足以有為而求以立大功于當世蓋惟有道者能之而英偉豪傑不世出之才不逮也某愚意今蜀之

力其強盛克實不若亮時遠甚而縱橫施設先後次第之功惟吾之所見務在利社稷而不為嫌者又非亮時比夫任大責重與古無以異而憑藉扶持之勢絕不可同日語則執事之為力顧不難于亮哉雖然執事有道者自始鎮蜀迄今五年于茲譬之一元之運生生化化無一草木不被而道德之威凜然人望而畏之在民則和在軍則肅莫之為而為之者此天人也蓋其力十倍德裕而過于亮天子寧虛鼎席而久勤執事以蜀九大庇吳楚而勢有不得已也某老矣往嘗以下吏趨走于執事之前既辱知之矣得闕猶遠願備一官于旄下究觀執事德業之萬一退而終身行焉以毋負知遇之渥執事其幸進之否乎俯伏

上田密諫書

張俞

五月十三日張俞再拜諫明公閣下四月二十四日鄂縣公人至山伏蒙台慈特賜鈞翰并示所撰故九河公真後贊墨圖一本伏讀詳研莫窮文旨觀夫九河公之治蜀始則平暴亂雪民於湯火俾權臣姦豎側目而不動終則立條教納民於軌物俾遺黎生齒懷德而不忘固乃天下之豪傑宋室之循良也惜乎不遭大用後嗣衰微詭口囂囂陷為酷吏茲蜀人憤恨日久矣閣下後其治五十年恢張德業綏靜蜀國用能觀其故事不掩厥懿揚其遺風乃作垂崖後贊夫垂崖者非自譽也而世不通其旨允論其美必曰垂崖公為辭章者亦曰垂崖公其甚繆者則曰張垂崖繇是垂崖之號顛倒漂溺不復正之者逮五十年矣今



閣下後其贊而辨之曰垂不遠正崖而厲公名雖自貶有激于秉繇是垂崖之義判然而明賢者之志炳然而先衆人之言了然而不惑是閣下能盡九河公之心可謂明矣世之人則不然見人之善則忌害掩蔽生其癡疵蹈人之事則毀壞變更掃其軌迹務成其私不顧笑僂安肯譽前人美尚可道哉閣下獨矯然不私與天下同其說可謂公矣古之人不得志於當年必遺意于後世以俟知音若垂崖者非閣下誰由明之三蜀之人既思九河之德復愛閣下之頌其良斯文為不朽矣俞愚聞不達亦欲張閣下之文以俟史官修九河公傳得以采焉

上蜀帥書

張俞

世言古之大聖人必曰三皇氏五帝氏犧農在上古其道不可復行故後唯以堯舜為法歷百聖莫之能易而學者遂傳禹尚不及堯舜俞謂堯承四聖至治之業在位七十載故能道德行于天地萬物陶乎無為其後洪水暴于九州十有餘年生民流宕彝倫壞亂堯視天下之溺如已之溺乃博咨衆工若臯陶之倫咸不克其事然後舉舜舜亦不能治然後舉禹果能治之遂成大功及舜有天下若堯之治乃美禹曰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是知滔天之害雖堯舜之聖必待禹而治之苟當時不得禹也生民其如何後世其如何愚恐君臣父子不為魚鱉則九州萬國淪于海矣安有今日之治哉故謂開闢以來群聖之功唯禹為大由乎此也百川之長有四瀆江河為大江出蜀西徼禹廼生于西羗石紐其地也今淫鬼無

名饗蜀民之祀者迨將千百郡縣猶能存之而神禹為蜀人江漢為蜀望大功格天地利澤施萬世曾不得享蜀之祀若一淫鬼斯闕禮之甚者俞嘗恨焉伏惟明公治蜀滔滔江漢盡在土宇宜作禹廟用康斯民昔尹吉甫作詩美申伯則曰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又美仲山甫則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維仲山甫舉之言政事甚易而人不能行維仲山甫獨能舉而行之明公有申伯法度南邦之德有仲山甫賦政于外之功蜀人愛戴期乎無窮若禹廟之作政之易者衆不能作之明公若能作之可謂存乎聖而順乎民也豈挾太山超北海之為力哉俞近述南賓群脩禹廟碑文一首其道備其事直文雖浮濫理或庶幾方刻廟石以示後世謹錄一通上獻謂狂夫之言而棄之不敢述矣其謂斯言可采斯廟可成宜載事於金石則江漢無盡明公之德亦無盡焉

荅吳職方書

張俞

三月至導江遂入山復歸治弊廬加以人事久不啓訊辱四月二十七日書良擇思仰之勞相示府公謂俞所作講堂頌為敘已之德於書銜立石禮未便安俾別為記聞之惶恐俞遊天下二十餘年知識士人甚衆然未嘗以文字求卿大夫知之去年十二月何侍郎語僕曰府公興學大作講堂願為之記及行又云記成願示其文今年正月醇翁見語亦如何侯自李伯永趙先之及諸士夫夫累累相問講堂記如何思我國家大興學校三十年來允作孔子廟記州學記者遍天下殆千百數爛熳甚矣古未嘗有也

且蜀郡之學最古又世傳其文翁講堂久壞今府公復作之高明宏壯上可坐五百人非列郡之可擬苟欲作記則土木尚未足稱也且記之名又不足鋪揚講堂之義唯歌頌可以傳于無窮文既成投于府公辱書云求記若銘爾今以頌為貶顧何德以堪之奚可輕示於人僕竊思之以文辭淺陋邪不示于人實惠之大者也苟以府學不可為頌邪則古人作之者多矣自漢至唐文章大手皆採風人之旨以為賦頌九宮室苑囿鳥獸草木君臣圖像及歌樂之器意有所美莫不頌之不獨獻于天子乃名為頌晉趙文子室成張老賀焉曰歌于斯哭于斯聚國族于斯君子曰善頌漢鄭昌上書頌蓋寬饒顏師古曰頌謂稱美之班固皇甫謐皆曰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王延壽曰物以

賦顯事以頌宣匪賦匪頌將何述焉馬融長笛賦序曰追慕王子淵枚乘劉伯康傅武仲等簫琴笙頌作長笛頌嵇康琴賦序亦曰自八音之氣歌舞之象歷代才士並為之賦頌又若揚雄有趙充國畫頌史岑有鄧騭出師頌蔡邕有胡廣黃曼畫頌楊戲有李漢輔臣頌夏侯湛有東方朔畫頌陸機有漢高祖功臣頌袁宏有三國名臣頌劉伶有酒德頌馬稜為廣漢太守史民刻石頌之蔡邕美桓彬而頌之崔寔為父立碑頌之至若袁隗之頌崔寔劉操之頌姜宏李膺陳寔之頌韓詔郭正之頌法真趙岐之頌李禮若此之類史傳甚衆畧舉數者以明體要又沈約之徒文章冠天下其所博見通達古今皆為頌述以美王侯文章最高者莫如燕許蕭李梁肅韓愈劉禹錫輩未有不

歌頌賢人之德美草木之異者僕故取其體而述講堂頌  
焉夫頌之義豈有嫌哉且郡府之有學校學校之有講堂  
乃刺史為國家行教化論道義之所又非刺史之所自有  
也其于義可頌乎不可頌乎與夫頌一賢人美一草木其  
旨如何且自漢以來千數百年通大賢文人史官未有以  
頌不可施於人美于物而有非之者俞竊惟府公謙恭畏  
讓以頌名為嫌應以鄭康成孔穎達解魯頌之義也故未  
敢以書自陳今足下見教果以府公之言謂體未便安而  
云重撰一記鄙人豈敢復欲妄作以取戾乎况夫講堂頌  
者始稱國家文章之盛次述府公典勸之由遂明學者講勸  
之義終美宣布之職振天聲於無窮庶乎詞義有可采者  
也至于鄭康成孔穎達云魯頌詠僖公功德纔知變風

美者頌者美詩之名王者不陳魯詩以其得用天子之禮  
故借天子美詩之名改稱作頌非周頌之沉也孔子以其  
同有頌名故取備三頌又曰成王以周公之勳命  
魯郊祭天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于王者之  
後又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今魯侯有盛德成功雖不可  
上比聖王是得臣子追慕借其嘉稱以美其人故稱凡孔  
鄭之說支離抵牾如此昔鄭伯以璧假許田春秋非之晉  
侯請隧襄王弗許于奚請曲縣繁纓以朝仲尼曰唯名與  
器不可以假人武子作鍾而銘功臧武仲謂之非禮季氏  
舞八佾於庭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子路欲使門  
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乎鄭既謂魯不當作頌而曰借天  
子美詩之名而稱頌是名器可以假人也孔子曾無一言

示貶何二頌為經孰謂孔子不如林放乎噫頌而可僭則  
僭莫大焉亂莫甚焉非聖人剛詩作春秋之意也且孔鄭  
解經時莫謬妄此之妄作何甚哉傳曰夫子沒而微言絕  
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蓋章句之徒守文拘學各信一家之  
說曲生異義古之作者固無取焉足下以為如何忽因起  
予遂來論非逞辯而好勝亦欲釋千載之惑用資撫掌  
解頌且假一言介于府公可乎如曰未安願復惠教

上吳大尹書

楊天惠

其蜀之淺丈夫也知蜀之故二三策而已矣蓋秦宓之論  
天帝會昌之祥神禹石紐之生三皇祗車之出頗譎誕不  
經而左思之賦魚六合之交會總八區之豐蔚跨諸夏之  
富有復浮夸少實惟是風俗文順自古已然傳記所錄是

可觀也其大者漢有司馬相如王褒揚雄唐有陳子昂李  
白咸以文詞為世宗長然夷考於史相如之文以揚得意  
而顯雄之文以容之薦而彰子昂之文以上書而達顧不  
知當時牧伯大人為誰獨無一人能以半語拔數子而發  
之者蜀去長安東京為險遠計一時牧伯之選必其世議  
所謂材任公卿乃為之數子既豪傑士其文采艷發初弗  
自閔又近在宇下宜易知察方且親以身臨之竟不能回  
一眄之勤為若人寵其他則又何說也且使數子戀嫖鄉  
里不一游京師則上林之雄麗初獵之強奇感遇之頃挫  
其遂堙矣乎肉食者安忍處此蓋君子之用世莫樂乎得  
材通臣之報國無大于薦士夫惟王襄為刺史薦王褒蘇  
頌為長史厚李白良可人意然漢唐上下數百年獨有二

公耳其難得如此嗚呼某之生也後不得與斯人接也而  
迺今於閣下幸見之閣下道德純明名實奧美以法從之  
貴主盟斯文以方面之尊愛盡士類自開府以來西南文  
藝之俊聯薦墨附賓籍者焯焯有聞矣其高者殆將與之  
同升金玉于王度其下者猶欲使之有立鼓吹于儒林以  
故縉紳歸仁人物慕義某此時以貧窶之故受廩岷山之  
陽食指猥衆待耕耨而後飽誠不可一日捨穡事以游其  
何日以來雅拜於大君子之前重以不幸有幽憂之疾有  
癖違之累先自絕于明時亡所用于天下慙恐道匿不復  
自齒于人倫尚敢驤首叩臆希咳唾餘澤于三莢材後耶  
今者穡事有間舊疾小愈妄自念言前日聯薦墨附賓籍  
者非某同社之良則皆旁邑之望也此其與某拜賜何以

異故願上名謁仰慶門下之多獲僥賀吾人之有遭焉  
惟閣下引之丘之前之郤之惟命所須弗敢知也不宣

上張文定公書

蘇洵

古之君子期擅天下之功名期為天下之儒人而一旦不  
幸陷于不義之徒者有矣柳子厚劉夢得呂化光皆才過  
人者一為二王所污終身不能洗其耻雖欲刻骨刺心求  
悔其過而不可得而天下之人且指以為黨人矣洵每讀  
其文章則愛其才至見其陷于黨人則悲其不幸故雖自  
知其不肖不足以晞望占之君子而嘗自潔清以避耻遠  
辱王公貴人可以不富貴人者肩相摩于上始進之士其求  
富貴之者踵相接于下而洵未嘗一動其心焉不敢不自  
愛其身故也貧之不如富賤之不如貴在野之不如在朝

食菜之不如食肉洵亦知之矣里中大夫皆謂洵曰張公  
我知其為人今其來必將有所舉宜莫若子將求其所以  
為依宜莫如公洵笑曰我則願出張公之門矣張公許我  
出其門下哉居數月或告洵曰張公舉子聞之愀然自賀  
曰吾知免矣吾嘗恠柳子厚劉夢得呂化光數子以彼之  
才游天下何容其身辱如此恐焉懼其操履之不固以躡  
數子之縱今張公舉我吾知免矣孟子曰觀遠臣以其所  
主韓子曰知其主可以信其客張公作事固信于天下得  
為張公客者雖非賢人而天下亦不敢謂之庸人矣昨有  
得天下不得謂之庸人者幾人而我則當知我者可以弔  
劉夢得呂化光柳子厚數子之不幸而賀我之幸也數百  
里一拜于前以為謝者正為此耳

諭蜀書

國朝楊璟

璟聞古之為國者同德度義義不足不敢抗德不足則歸  
順故能保身家於兩全流名譽於無窮福及子孫族姓長  
又反是者往往取敗今足下以幼冲之資藉先人之榮據  
有巴蜀默然在位不容至計而聽群下之議以為瞿唐劍  
閣之險一夫負戈萬人無如之何此皆不達時變以誤足  
下何則昔之據蜀最盛莫如劉備諸葛孔明佐之訓練士  
卒財用不足取之雨中然猶朝不謀夕僅能自保今足下  
疆場南不過播州北不及漢中以此准彼相去萬萬而欲  
以一隅之地延頃刻之命可謂智乎若謂險阻可恃則三  
苗之域不滅有扈之國不亡蠶叢魚鳧之鄉不至足下矣  
我

主上仁聖神武遣將用兵天下無敵運謀出奇神明響應  
順附者無不加恩負固者然後致討以足下先人通好之  
故不忍加師數遣使諭又以足下年幼未歷事變恐惑於  
狂瞽之說失遠大之利故復遣璟面諭禍福深仁厚德所  
以待明氏者不淺足下可不深念之乎且向者亂雄如陳  
友諒張士誠竊據吳楚造舟塞江河積糧過丘山首旋師  
東討張氏面縛此非人力實天命也足下視此以為何如  
友諒之子竄歸江夏王師致伐勢窮出降

主上宥其罪愆封以侯爵恩榮之盛天下所知足下無彼  
之過而能幡然覺悟獨斷於心自求多福則必享菲土之  
封保先人之祀世世不絕豈不賢智矣哉若必欲倔強  
嗚傲息頃刻魚遊於沸鼎之中燕巢於危幕之上禍害將

至恬不自知璟恐天兵一臨勢不可禦前日之臣為足下  
謀者或以郡獻或以城降各自為身計以取富貴當此之  
時老母弱子將安所歸乎縱足下年幼未曉語及老母獨  
不痛心乎禍福利害瞭然可觀逆順之途在足下察之而  
已



四川總志卷之三十

文八

論類說文考辨附

論議之家大都在正體而根極理致矣鋪而張之則有文焉折而著之則有說焉精其條理謂之辨焉究其原本謂之考焉其體雖殊其理致未始迥別也是故吾觀斯編於講德則藻思淵涵於詩紀則根抵昭晰於原陣則經又緯武於諭蜀則宣德匡時夫非傳世之文哉其他津津纚纚有餘思焉志而表之以諗來者

四子講德論

漢王褒

褒既為益州刺史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作論

四川總志卷三十一  
名曰四子講德以明其意焉

徵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賤焉耻也  
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幸遭聖主平世而久  
懷寶是伯牙去鍾期而舜禹道帝堯也於是欲顯名號建  
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蚊蠅終日經營不  
能越階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僕雖頑嚚  
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文學曰陳懿誠於本朝之  
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  
卿文學曰何為其然也昔甯戚商歌以干齊桓越石負笏  
而寤晏嬰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覲交遇而以為親者  
也故毛嬙西施善鬻者不能蔽其好嫫母佞倂善譽者不  
能掩其醜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咨夫特達而相知  
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衆士之常路也是以空  
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但懸曼矰蒲直不能以射散盾騰  
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衝蒙涉田而致遠未若海  
塗之疾也才蔽於無人行衰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唯文學  
慮之文學曰唯唯敬聞命矣於是相與結侶携手俱遊水  
賢索友歷于西州有二人焉乘輅而歌倚輓而聽之詠歎  
雅轉韻中律嘽緩舒繹曲折不失節問歌者為誰則所謂  
浮游先生陳丘子者也於是以上士相見之禮友焉禮文既  
集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俚人不識寡見尠聞曩從未路  
望聽玉音竊動心焉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說浮游先生  
陳丘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  
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

應屢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詩以歌詠之也文學曰君子勸  
作有應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圭孔子睹其謹戒太子擊  
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先生  
曰夫樂者感人深而風移俗易吾所以歌詠之者美其君  
術明而臣道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  
之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好惡不形則是非不分  
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故美玉蘊於砥砢九人視之快焉  
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和寶也精練藏於鑛璞庸人視之忽  
焉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况乎聖德巍巍蕩蕩黎庶所  
不能命哉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君德美深乎洋洋罔不  
覆載紛紜天地寂寥宇宙明君之惠顯忠臣之節亮皇唐  
之世何以加茲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文學曰善

云廸一人使四方若卜筮夫忠賢之臣導主志承君惠  
盛德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可封何必歌詠詩賦可以揚  
君哉愚竊惑焉浮游先生色勃背溢曰是何言歟昔周公  
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為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  
列于大雅夫世衰道微偽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  
不宣者鄙也鄙殆之累傷乎王道故自刺史之來也宣布  
詔書勞來不怠令百姓偏曉聖德莫不霑濡厖眉耆耆之  
老咸愛惜朝夕願濟涸更且觀大化之厚流於是皇澤豐  
沛主恩滿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是以作歌而詠之也傳  
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  
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厭不知手  
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君子於君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

子執分寸而罔憶度處把握而却寥廓乃欲圖大人之樞  
機道方伯之失得不亦遠乎陳丘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  
慙膝走而前曰先生詳之行潦暴集江海不以為多鱗鯉  
並逃九設不以為虛是以許由匿堯而深隱唐氏不以為  
夷齊耻周而遠餓文武不以卑夫青蠅不能穢垂棘邪論  
不能惑孔墨今刺史質敏以流惠舒化以揚君采詩以顯  
至德歌詠以薰其文受命如絲明之如緡甘棠之風可倚  
而俟也二客雖窒計沮議何傷願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  
矜於談道又不讓乎當仁亦未巨過也願二子措意焉夫  
子曰否夫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枹鼓鏗鏘而介士奮竦  
故物不震不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  
予先生之責願二子亦勿疑也於是文繹復集乃始講德  
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與臣之力也先生曰非  
有聖智之君惡有甘棠之臣故虎嘯而風寒戾龍起而致  
雲氣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鳴聲相應仇偶相從人由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偏  
窺望而視以明不殫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就  
者衆也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大厦之材非一立之木  
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畧也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  
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三代以上皆有師傅  
五伯以下各自取友齊桓有管鮑隰寧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晉文有舅犯趙衰取威定伯以尊天子秦穆有王王康  
由由余五殺攘却西戎始開帝緒楚莊有孫叔子及魚定  
江淮威震諸夏勾踐有種蠡濞庸剋滅強吳雲會稽之耻

魏文有段干田翟秦人寢兵折衝萬里燕昭有郭隗樂毅  
夷破強齊困閔於莒夫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如此而况  
帝王選於四海羽翼百姓哉故有賢聖之君必有明智之  
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  
也今聖主冠道德履純仁被六藝佩禮文屢下明詔舉賢  
良求術士招異倫拔駿茂是以海內歡慕莫不風馳雨集  
襲雜並至填庭溢闕含淳詠德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  
極目進者樂其條暢怠者欲罷不能偃息旬旬乎詩書之  
門遊觀乎道德之域咸潔身脩思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  
精銳以貢忠誠允願推主上弘風俗而騁太平濟濟乎多  
士文王所以寧也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  
以為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百姓祿勸增奉以

勵貞廉減膳食卑宮觀省田官損諸苑蹠跡後賑之困  
民災害不遑遊宴閔耄老之逢辜憐縲絰之服事則隱身  
死之腐人悽愴子弟之縲匿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  
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先  
生獨不聞秦之時邪遠三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義信任  
群小憎惡仁智詐偽者進達佞諂者容入宰相刻峭大理  
峻法處位而任政皆短於仁義長於酷官狼犖虎攫懷殘  
秉賊其所臨蒞莫不飢慄懼伏吹毛求疵並施螫毒百姓  
征役無所措其手足嗷嗷愁怨遂亡秦族是以養雞者不  
蓄狸牧獸者不育豺殖木者憂其蠹保民者除其賊故大  
漢之為政也崇簡易尚寬柔進淳仁舉賢才上下無怨民  
用和睦今海內樂業朝廷淑清天符既章人瑞又明品物

咸亨山川降靈神光耀暉洪洞朗天鳳凰來儀翼翼豳豳  
群鳥並從舞德垂容神雀仍集麒麟自至甘露滋液嘉禾  
櫛比大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威則三壤豈不盛哉  
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周武王獲白魚而諸侯獻  
周公受秬鬯而鬼方臣宜王得白狼而夷狄賓夫名自正  
而事自定也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  
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北狄賓洽邊不恤寇甲士寢而  
旌旗仆也文學夫子曰天符既聞命矣敢問人瑞先生曰  
夫匈奴者百蠻之最強者也天性僑蹇習俗桀暴賤老貴  
壯氣力相高業在攻伐事在獵射兒能騎羊走箭飛鏃逐  
水隨畜都無常處鳥集獸散徃來馳騫周流曠野以濟嗜  
欲其未耜則弓矢鞍馬播種則扞弦掌拊收秋則奔狐馳

兔獲刈則顛倒殪仆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爲寇是以三王  
不能懷五伯不能綏驚邊抗士屢犯菑菑詩人所歌自古  
患之今聖德隆盛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  
而朝賀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編結阻頽焦齒臬矚剪  
髮黥首文身裸袒之國靡不奔走貢獻懽忻來附娑娑謳  
吟鼓掖而笑夫鴻鈞之世何物不樂飛鳥鸞泉魚奮躍  
是以刺史感懣舒音而詠至德鄙人黔心不能究識敬遵  
所聞未克殫焉於是二客醉于仁義餉于盛德終日仰歎  
怡懌而悅服

蜀山詩紀論

宋羅 必

嗚呼山川設險此天地之所以限疆界也嗟人之生離聖  
且智其精神固有限劑奈何多欲之君漢心整志貪以取

敗然後百鍊啓而天地閉矣予讀楊雄蜀紀而感夫蜀之  
所以通中國者夫蜀之爲國富羨饒沃固自一天壤也西  
番東漢比秦南廣一障之隔自生民以來君皆世紹蜀不  
知有中國而中國亦莫知有蜀五帝以來羈縻服外蜀固  
不爲中國少而中國亦不爲蜀不足也建安王時蜀王貪  
棼求欲無厭故秦惠得以圖之飾妖饒之矛剗恠誕之牛  
以誘其衷而後褒斜之路棧矣以故秦人得蜀之資而遂  
併天下自是蜀山不閉莫有其有至于今爲中州則貪求  
之所致也一自中國之有蜀也故不可謂之無利也然而  
風動之辰常先他國而綴靈府一或入保則無復中國之  
所有者是其爲國固鬼神之所作也予旣讀蜀紀而感夫  
蜀之所以通中國者及讀陳子昂之疏而又幸蜀之不通

於吐番也天吐番之於蜀猶昔日之秦於蜀也方其擊  
之兵大戰則大勝小戰則小勝幾上載矣未嘗亡一旅也  
以薛仁貴郭待封彪武之將肩十萬之衆於大非之川一  
甲不歸以李敬元劉審禮廊廟之宰辱十八萬衆於青海  
之上竟不能俘一醜而關隴爲虛可謂強矣然其羨垂全  
蜀之珍如是之久而不得食者徒以山川之阻絕而障塞  
之不通也胡爲議者欲以梁鳳巴蜩之兵開蜀道繇雅州  
以討生羌而襲吐番夫羌人固未易討而昔者東漢之所  
繇喪敗者也嗚呼其亦幸而不成歟萬一生羌可破而蜀  
道遂開則蜀之瑤庫自此轉而西矣使我而得吐番其財  
固不足以裕國其地固不足以穡也而徒戮無辜之民竭  
有常之怒以徇之爾其或得之而得以穡亦其異於經近

熟而創遠業乎又何異於舍己之田而芸人之田者也况  
 已之田舍矣而它人之田未及芸邪昔者漢之武帝好大  
 而喜功使者張騫乃反誇以西域之富於是置兵以爭之  
 四十年間中都之財賦夏國之生靈略盡於西域矣非不  
 得其地也得朔方之郡而自不能以耕也非惟不能耕也  
 得朔方之生而棄上谷遼陽之熟其所以危士臣以締怨  
 者得大宛良馬數十而已使齊楚之巨擘怨而交訟所爭  
 亦不啻是一何舛邪嗟乎武之轍既覆於前矣而隋之裴  
 矩又以西域之圖蕩煬帝之侈心於是親出玉門置伊吾  
 且末而關右蕭然始恃盛疆卒歸狼狽此魏公之所以傷  
 之者也顧不韙歟予常言之滇江渤漲此天地之所以限  
 東敷也惡溪沸海此天地之所以限南徼也惡溪在閩者

海常沸允多惡於脚輒腐弱其魚多鰐沸陷河懸度之設乎

西志自巖宿西行歷大頭痛山赤土身執之坂李膺異物

身熱吐逆之患驢畜皆然具日則死山有藥氣之所為

又佛書言雪山不測法有頭龍和之輒風晦飛磔過者少全

瀚海沙子之設乎北此天地之所以遮西而制北者也

在契丹後彌數千里乃昔女真威大遼其臣大石林激障

霧於東維東南障霧方者多死其病如疫今越嶲有瘴氣

折日之有毒着人死着木界黑水於南極黑水在梁雍

黑泄流沙於西陸百里西磧自水草四而茫茫蓋州三

路柳中决弱水於北滅此天地之所以界四維也

今川廣之河代程至中乃得度而深今古不得度蓋亦

也八荒之內奚有奚亦八荒之外何窮何止古之聖人一



視同仁人得其君則已矣請試舉一隅以憲之方昇明之  
二年倭王奉表以條其祖之勛謂東西之所服者二百九  
十有六國是固海東之國也倭王之所服者也其所不服  
者幾什伯君其蓋制歟東毛人等五十五國西服東夷六  
十六國支顯西游道其所記亦數百國此于甸以西國也  
支顯之所知者也其不知者又不知其幾也知猛法盛之  
錄晏勇道安之傳審至之國不下三四五百大延四域之  
使魏氏四道之賓所奏之國亦不下三四五百此世之未  
嘗聞者也是數千國者固俱樂土也其地可謂遠矣而其  
人亦未嘗有能道天之涯地之角者惡乎貪而不已邪納  
國說見慮亂者穿其願志遠者刺其目黃帝堯舜非不能  
餘論服遠也而所守者域服之外一無所事其在周公亦不過

曰詰爾戎兵陟禹之迹而已夫禹聲教暨于四海而其制  
中國若是截也舜陞四凶於四裔羽山乃今海州崇山乃  
今澧州則今遼東而三危乃今渭水

之源歸今視之昔為近地齊之伐山戎此特北平之地而  
當時已讖其遠代韓愈之貶潮陽可謂遠陋蕭育之首張  
掖固已窮僻而今更為內地放臣遷客遂至編伊尹四方  
諫朱厓沙門息土猶以為未豈堯舜之心哉

爾追又曷嘗勞吾萌宣吾府而奉之哉噫先王之政教其  
施於中國者蓋詳矣推先王之政教以治中國則禹之所  
制不為少矣不繇先王之政教則禹之所制猶將不異於  
戎狄彼以遠畧誇後世而不詳乎其內者是豈禹之心也  
哉末世之君不知古者之所以為國而以貪求速敗豈禹  
為惑邪嗚呼其亦不聞蜀漢隋氏之事則已矣少有所知  
有不為之寒心哉

八陣論

李昭玘

兵陣之事有不可以言者有不得不言者衛靈公在諸侯之任當以守法為職不當問陣有不仁之資宜以脩德為務不宜問陣然且問之此孔子所以不對也所謂不可以言者也然孔子不對衛靈公之問將以立教爾至其有謂則曰我戰則克其請伐罪則曰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宜可克是則使孔子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其行兵用師之際必有道矣其不肯驅鳥合無律之民以用之立死之地決矣當是時也兵陣之事將習之不暇而况於言乎此所謂不得不言者也世之不善講學者耻於戎事之不知則未嘗不以孔子闢衛靈為藉口彼不知孔子之闢其旨有在而文事必有武備乃吾儒之所當言儻曰吾知道而已兵非吾之所知其不當問者闢之以此而當問者亦闢之以此是無乃拘而害事也哉儒者之於天下亦何所用也哉今夫古之用仁義之師者莫如武王為王者之佐者莫如太公為武王太公者疑若專以曲直老壯為定計九覆殺之機布設軍勢之事當絕弗道而其六韜之書乃有烏雲山兵鳥雲澤兵等篇其所以較勝負利害之際者甚詳豈武王太公至是而變仁義為譎詐耶直以為德之不懷則兵之必用則九所以御兵制敵之道不可不講之耳然此尚有可諉者曰六韜非太公之書蓋戰國相傾之士借太公以為市者至於詩書為帝王之遺迹豈復有可諉者耶而有扈之後則曰左不攻於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牧野之誓則曰今日

之事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  
七伐乃止齊焉宣王征徐方之詩亦曰綿綿翼翼不測不  
克又何敦陣整旅之不能廢也夫左治其左右治其右六  
步七步之旅進不可不同心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之擊刺  
不可不併力與夫綿綿以爲竒而使敵不測翼翼以爲正  
而使敵不克自帝王之時已然而書與詩載之未嘗以爲  
耻後世之士乃獨耻言之豈非好名而不適實之弊哉蓋  
聞古之制陣其名不一有以三才名者日月星辰斗杓一  
左一右一迎一背謂之天陣丘陵水泉左右前後之利謂  
之地陣用車用馬用文用武謂之人陣此三才之辨也有  
以五時名者春爲牝陣弓爲前行夏爲方陣戟爲前行季  
夏爲圓陣矛爲前行秋爲牡陣劔爲前行冬爲伏陣盾爲  
前行此五時之辨也有以四獸名者使商人爲前兵象  
虎使羽人爲前兵象玄武使徵人爲前兵象朱雀使角人  
爲前兵象青龍此四獸之辨也有以五行名者木之直金  
之方火之銳水之曲土之圓此五行之辨也九若是者因  
類制名固不可殫數而八陣之名尤爲異同若所謂一方  
二圓三牝四牡五衝方六車輪七果置八鴈行是一八陣  
也若所謂金木水火土天地人又一八陣也若所謂車箱  
洞當金車上中黃土鳥雲鳥翔火折衝木龍騰却月水鴈  
行行鵝鶴天車輪地虎翼人又一八陣也紛紜異口其無  
定論如是至於天地風雲龍虎鳥蛇以是八物制爲八名  
兵家者流於此多歸焉則八陣之定論亦有在矣然是八  
物者亦信其所從名之當否耳考其根抵陣之所以八者

自有祖述蓋其法肇於黃帝具於成周而變化於諸葛孔明非諸葛孔明之獨能爲是也昔黃帝潛通八卦而建都之法默會九天而設三軍之制是以周公則而象之以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自九夫之井至於四縣之都而得乎一都之法又以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自五人之伍至於五師之軍而合乎三軍之制至於孔明則又上探黃帝之微意下采成周之遺法因而循之與道神之革而化之與時宜之而陣法備焉故其制爲八陣自九夫爲井而演之縱橫皆八而有八八六十四陣者所以通乎八卦也立爲三軍自五人爲伍而演之周旋百九而有九九八十一陣者所以會乎九夫也然則孔明之所祖述者可謂深且遠矣非與夫古人之精神心術流通爲一者曷能爾哉李興曰推子八陣不在孫吳若求八陣於孫吳之書則孫吳之書固無有也是不知孔明之祖述在彼而不在此也愚故曰肇於黃帝具於成周變化於諸葛孔明非孔明之獨能爲是也嗚呼八陣之法黃帝旣以此逐獯鬻南平蚩尤戡黎於板泉省方於崆峒底定萬國旁羅七曜周公旣以此誅紂伐奄膺戎狄懲荆舒而孔明又以此平定南中響震關輔斬王雙走郭淮殺張郃以成鼎足之強則其明效大驗已可見矣後世之言兵孰不欲得其遺法而師承之然昧其法者莫如晉之桓溫明其法者莫如唐之李靖此又不可不知也壘石八行行去二丈此其爲武侯之遺迹真與僞皆未可知而桓溫幸僚屬

之不識遽欺之曰此常山蛇勢也夫常山蛇者在兵法謂之率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考之陣勢特曲直一陣勢耳烏在爲八哉且武侯所祖在黃帝周公而溫信於率然之說比之李興謂不在孫吳者尚或有愧故曰昧其法者莫溫若也唐太宗問李靖曰卿所製六花陣出何術乎靖曰臣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鈞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乃爲圖陳之夫驅馳於戎馬之間識兵形陣法者莫如太宗而靖有六花之制乃不知其所出必待剖喻明白而後悟則靖之於八陣深矣又非守其緒餘糟粕者之比也愚故曰明其法者莫靖若也雖然論其深妙固未易以立談判考其大綱則不過奇正二字而已蓋古之制軍合萬二千五

百人而爲軍其爲伍者一千一百二十五其爲兩者二千五百十取三焉而爲奇其餘七以爲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是其分陣之數有奇有正也回旋九攢以象天四正列以象地散渙邪直以爲風前大後銳以爲雲天地風雲四者陣之正也延邪綿直以爲龍蟠前合後開以爲虎翼彌蔓散洽以爲鳥翔回屈包羞以爲蛇蟠龍鳥虎蛇四者陣之奇也是其布陣之形有奇有正也天子上將居中而不動疑兵游軍出沒而無常是其用陣之勢有奇有正也乃若陣行之疎陣戰之密其人之列面之相向背之相承陣間容陣隊間容隊曲間容曲前禦其前後當其後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魚貫立必鴈行長以衛短短以救長回軍轉陣以前爲後以後爲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雖

絕成陣雖散成行四頭八尾觸處爲首先動爲陽輕疾猛厲其勢險其節短後動爲陰持重固密不動如山其倏忽幽闇神出鬼沒十變萬態而不可敵窮則又所謂奇正之相生如環之無端者八陣之制如此然則爲今日計將欲誅不庭戡亂略可不務乎雖王者之兵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有征無戰善師不陣也而其不幸有頑然不服者以是爲權謀之助非小補也嗟乎物不終靜故受之以動當純坤用事則陰疑於陽而飛龍野戰當大朴既散則聖道並起而我馬生郊則有力吞八荒爭截九有而生民之類騷然不寧黃帝於此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而又制爲陣法以貽後代豈得已者哉蓋所謂生道殺民威不孰而成文德也而後世經生儒士爭非之并與孔明之相述者黜焉一旦乘以倉卒之變而有抗衝之事其將若之何然非黃帝孔明者既以大繆而法之不守德之不脩專以嗜殺自封殖爲事者其爲生民之禍亦豈細故耶故鄭之魚麗鵠鶴魏之鶴列晉之三行楚之二廣二孟徒以逞一己之欲而挈赤子於肝腦塗地耳其得罪於君子不亦甚乎孔子所以不對衛靈公而孟子亦嘗闕善陣善戰爲民賊者豈非爲此等者慮哉夫仁義權謀後世不可偏廢一於仁義則拘而不通專於權謀則寢入於詐而無以自反於正區區之慮每及乎此故力陳武侯八陣之美以謹後世之武備而又闢魚麗鵠鶴之屬以終孔子俎豆之意焉

說類

東西兩川說

聞西山漢兵食糧者四千人皆關輔山東勁卒多經河隴  
幽朔教習慣於戰守人人可用兼差堪戰子弟向二萬人  
實足以備邊守險脫南蠻掃掠邛雅子弟不能獨制但分  
漢勁卒助之不足撲滅是吐蕃馮陵本自足也推量西山  
邛雅兵馬卒叛援形勝明矣頃三城失守罪在職司非兵  
之過也糧不足故也今此輩見關兵馬使人州素歸心於  
其世襲刺史獨漢卒偏裨將主之竊恐備吐蕃在羌漢兵  
小昵而釁隙隨之矣况軍足姦吏減剝未已哉愚以速擇  
偏裨主之主之勢明其號令一其刑賞申其哀恤致其驩  
忻宜先自卷子弟始自漢兒易解人意而優勸旬月大決  
洽矣仍使兵羌各擊其部落刺史得自教閱都受統於兵  
馬使更不得使入州都管在一卷子或都關一世襲刺史  
是羌之豪族發源有遠近世封有豪家紛然聚藩落之議  
於中肆與奪之權於外已然則備守之根危矣又何以藉  
其爲本式遏雪嶺之西哉比羌族封王者言以拔城之功  
得令成矣襲王如故總統未已余諸董攘辟何王尹之  
獄是矣由策嗣卷子關王氏舊親西董族最高怨望之勢  
然矣誠於此時便宜聞上使各自統領不須王區分易制  
然後都靜聽取別於兵馬使不益元戎氣壯部落無語或  
縱一部落怨獲羣部喜矣無爽如此處分豈惟邛南不足  
憂八州之人願賈勇復取三城不日矣幸急擇公所素諳  
明于將者正色遣之然賊內編屬自久數擾背亦自又徒  
惱人耳憂慮蓋不至大昨聞受鐵券爵祿隨之今聞已小  
動爲之奈何若不先招諭也穀貴人愁春事又起緣邊耕

種即發精卒討之甚易恐賊星散於窮谷深林節度兵馬  
但驚動緣邊之人供給之外未見免劫掠而還賃其地豪  
族兼有其地而轉富蜀之土肥無耕之地流冗之輩近者  
交互其鄰村而已遠者漂寓諸州縣而已寔不離蜀也大  
抵祇與兼并豪家力田耳但均畝薄歛則田不荒以此上  
供王命下安疲人可矣豪族受賃罷人田管內最大誅求  
宜約富家辦而貧家創瘡已深矣今富兒非不緣子弟職  
掌盡在節度衙府州縣官長手下哉村正雖見面不敢示  
文書取索非不知其家處獨知貧兒家處兩川縣令刺史  
有權攝者須盡罷免苟得賢良不在正授權在進退聞上  
而已

陣圖說

宋范 孫

夔州八陣之蹟聞天下歷千有餘年至今存於峽口之江  
浦往時每過其下惑於傳聞眩於目擊終莫得其說今蒙  
恩從宦於此始得以暇日登崇臺而縱觀之臺高而蹟平  
累石粲然一數之而無差於是推尋其意而為之說曰  
陣法之大要方圓奇正而已爾武侯之法前為八者八皆  
東嚮其勢直而方後為十二者二皆南北嚮其勢曲而圓  
方者所以為正也圓者所以為奇也夫奇者正之餘李靖  
所論握奇文是也方圓相生奇正相揅而陣法無餘事矣  
然則前為八者八後為十二者二何也曰此分數之法皆  
以八計之是以為八陣也前為八者八總而計之為八八  
六十四後為十二者一總而計之為三八二十四凡為八  
者十一絕長補短而三分之以其二為正而以一為奇合



爲八八矣古八陣之法其別凡八李筌陰經以爲常山之勢者是也武侯之法爲陣者一而已非古八陣也然而爲常山之勢者固自若桓溫之言近之矣若武侯之所以爲八者未知溫能悉之否也五人爲伍五伍爲兩萬二千五百人爲隊二百五十十取三而以爲奇者古也武侯之法八八六十四爲正三八二十四爲奇是上一取三焉以爲奇則精於占矣夫奇止也方圓也陰陽也一而已矣方者其陰圓者其陽也前爲方者八八六十四後爲圓者三八二十四絕長補短大槩二陰而一陽其在易二陰而一陽爲震倍之四陰而二陽爲臨嗟乎武侯之意儻取諸此乎古者用奇之法或取於中或列於左右或伏於後處於中者李靖之握奇是也列於左右者淮陰侯與楚戰攻下之勢也伏於後則武侯之法司馬遷書言漢與楚決勝攻下淮陰侯自以二十萬當之皇帝在後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絳侯柴將軍又在皇帝後淮陰侯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楚以大敗史傳之紀軍陣未有詳於此者淮陰侯與高帝絳侯柴將軍所居之軍正也孔費二將列於左右者奇也淮陰侯喜以弱致人故其爲奇者列于左右將佯却而後勝武侯節制之師使爲奇而將出於左右者常匿於後以固其軍正兵既有所恃而奇兵唯無出將不可禦此司馬仲達之所避而終身不敢與戰也然武侯之法密矣

文類

論巴蜀文

漢司馬相如

總志卷二十一

昔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比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耆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居西楚之長常效貢職不故墮迨延頸舉踵喁喁然皆嚮風慕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滌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亦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上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甲典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入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

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

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入臣之道

也故有削符之封折珪而爵位爲通侯處列東第終則遺

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峻居位甚安逸名

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膽塗中原

膏夜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弊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

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爲至愚耻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

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

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耻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

宜乎陛下惠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肯愚民之如此故遣

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

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用特重煩百姓已親見近

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遍聞繳到壘下縣道使咸喻  
陛下之意無忽

難蜀父老

司馬相如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群  
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  
被周不披靡因朝冉從驩定笮存中略斯榆苞蒲結軌還  
隸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人縉紳先生之徒二十有  
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羸  
靡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  
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  
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強

計故乃關沫若微梓柯鏤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

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無長駕使疏逖不閉習英閭昧得

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壹體中外

裊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沉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

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sub>子</sub>之亟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

已乎哉且夫王者固未嘗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

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

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sub>登</sub>三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

猶鶴鵬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

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之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

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敬周靡

徒遷延而辭退

諸葛故壘立碣文

捷為掾李興

天子命我于漢之陽聽鼓鞀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登隆  
山以遠望軼諸葛之故鄉蓋於物應機大器無方通人靡  
滯大德不常故谷風發而騶虞嘯雲雷升而潛鱗揚擊箴  
揭於三聘尼得招而褰裳管豹變於受命貢成感激於由莊  
異徐生之摘寶識臥龍於深藏偉劉氏之傾蓋嘉吾子之  
周行夫有知己之主則有佐命之良固所以三分我九鼎  
跨帶我邊荒抗衡我北面馳騁我魏壘者也英哉吾子獨  
含天靈豈神之祗豈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異世通  
夢恨不同生惟子八陣不在孫一木牛之奇則非般摸神  
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齊甃又秘要昔在顛天有名無  
跡孰若吾儕良詩妙畫藏文既洛以言見稱又不若  
行竝徵夷吾反玷樂毅不終奚比于爾明哲守冲臨終受  
寄讓過許由負宸泣事民言不流刑中於鄭教美於魯蜀  
民知耻河渭安堵匪臯則伊寧比管晏豈徒聖宣慷慨屢  
歎昔爾之隱卜此惟宅知仁所處能無規廓日居月諸時  
殞其夕誰能不歿貴有遺格惟子之勲移風來世咏歌餘  
典懦大將厲遐哉邈矣厥規卓矣凡若吾子難可究已疇  
昔之垂萬里殊塗今我来思覲爾故墟漢高歸魂於豐沛  
太公五世而反周想鸞題以髣髴冀影響之有餘魂而有  
靈豈其識諸

對蜀父老問

唐盧照隣

龍集荒落律紀蕤賓余自鄴鎬歸于五津從王事也丁丑  
盈於昇遷橋上送客亭即相如所謂不乘亦車駟馬不出

汝下者也遇蜀父老皤然龐眉華髮者休於斯謂余曰子  
非衣冕之族歟文章之徒歟飾仁義以干時乎懷詩書以  
邀名乎吾聞諸夫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當今萬方  
日用九有風靡主上垂衣裳正南面而已矣庸非有道乎  
而子爵不登上造位不至中涓藜藿不厭短褐不全庸非  
貧賤乎吾視子形容顛顛顏色疲怠心若涉六經眼若營  
四海何其無恥也何其不一干聖主効智出奇何栖栖默  
默自苦若斯吾聞克爲鄉失則烹何故區區允允無所成  
名余笑而應之曰魚不可以語於海者拘于墟也夏蟲不  
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蓋聞智者不背時而徼幸明者  
不違道以干非是以聖賢馳騫莫赦三家之獄匹夫高抗  
不屈萬乘之威道在則簞瓢匪陋義存則珪組斯違或立

談以邀鼎食或白首而甘布衣或委輅而仕屬論都之會  
或射釣以相遇匡霸之機亦有朝爲伊周暮爲桀跖當其  
時也襲珩珮之鏘鏘失其時也委溝渠而喀喀故使龍丘  
先生羞聞擁篲鴈門太守不如縫掖孟軻偃蹇爲王者師  
范睢匍匐爲諸侯客富貴者君子之餘事仁義者賢達之  
常迹來不可違類鴻鴈之隨陽去不可留同白駒之過隙  
行蘇張之辯於媯燧之年則迂矣用韓彭之術於堯舜之  
朝則吁矣守夷齊之節於湯武之時則孤矣抱申商之法  
於成康之日則愚矣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易具而處失其  
所矣大唐之有天下也出入三代五十餘載月窟來庭風  
立欵塞革旌已偃羽檄已平雖有廉白之將孫吳之兵百  
勝無遺策千里不留行無所用也社首旣禪介丘旣封創

明堂立辟雍雖有關里之聖淹中之儒叔孫通之藺公王  
帶之圖將焉設也成英並作韶武畢用奏之方澤而地祇  
登昇之圓丘而天神降雖有伶倫伯夔延陵子期操推曲  
則風雲動激悽音則草木悲又何施也畫衣莫犯圜圜不  
脩雖有咎繇仲甫之器釋之定國之倚金科在握丹筆如  
流非急務也人歸東戶家沐南薰山澤無溪隧鷄犬不相  
聞雖有文翁黃霸之述職子游子賤之弦歌政成禮讓俗  
被雍和固無取也干戈已戢禮樂已興刑罰已措梁父已  
升公卿常伯庶政其疑雖有鴻才大略麗句豐辭發言盈  
乎百代濡翰周乎四時略無益乎今日而適足以拂之是  
故天子恭已群臣演成攘袂而陵稷契撫掌而笑阿衡無  
言而萬物皆遂不爲而品彙咸亨莫不稱贊鴻烈揄揚頌

聲言殊者招累行危者相傾効智者輟談于草澤出奇者  
累足於山楹許由去而堯臣不少善卷逃而舜德不輕夫  
周冕雖華猿猴不之好也夏屋雖崇騏驎不之處也載鼉  
以車馬不如放之藪穴也樂鴈以鍾鼓不如栖之以深林  
也此數物者豈惡榮而好辱哉蓋不失其天真也若予者  
十五而志於學四十而無聞焉誅羲農之化翫姬孔之編  
周遊幾萬里馳騁數十年時復凌霞汎月搦扎彈弦隨時  
上下與俗推遷門首張公之霧突面墨子之烟雖吾道之  
窮矣夫何妨乎浩然今將授子以中和之樂申子以封禪  
之篇終眇慙乎措地竊所慕于談天於是蜀父老再拜而  
謝曰鄙夫瞽陋長自愚惑習俗遐陬不遊上國聞王人之  
休旨聽皇猷之允塞亦猶獻雉而遇司南銜龍而光有北

四川通志卷三十一  
請終餘論未告叩焚

考辨類

杜宇驚令辯

宋羅泌

按諸蜀記杜宇末年遜位驚令驚令者荆人也舊說魚鳥  
畋于湔山仙去後有男子從天隳曰杜宇為西海君自立  
為蜀王號望帝徙都于郫或瞿上自恃功高諸王乃以褒  
斜為前門熊耳靈關為後戶王壘峨眉為城郭江潛綿洛  
為池澤汶山為畜牧南中為園苑時驚令死尸隨水上荆  
人求之不得至蜀起見望帝望帝以之為相後禪以國去  
之隱於西山民俗思之時適二月日鷓鴣方鳴因號杜鷓以  
志其隱去之期一云宇禪之而淫其妻耻之死為子鵲故  
蜀人聞知皆起曰我望帝也杜甫每每起歎所謂杜宇魯

為蜀帝王者据風俗通等驚令化從井出既死尸逐江至  
岷山下起見望帝時巫山壅江蜀地洪水望帝令驚鑿之  
蜀始陸處以為刺史號曰西州自以德不如驚從而禪焉  
是為蜀開明氏季號萬通生蓋保亦號開明時武都出五  
力士輔之開明子孫八代都郫九世至開明尚始去帝號  
稱王始成都自開明五世開明尚始立宗廟于蜀則猶在  
五帝時以今蜀記望帝遠記周襄王至驚令王蜀十一代  
三百五十年當始皇時號蜀盧子霸王夫始皇時蜀滅久  
矣記言儀錯伐蜀蜀王開明拒戰不利退走武陽獲之樂  
史云在彭山縣則是張儀滅之也驚水名也宇一作驚音  
別縣在牂牁集韻音幣而刺史乃秦官故王充劉知幾以  
子雲之記杜魄荆尸為妄驚令亦作驚靈墓在郫西五里

四川總志卷三十一  
天隴山後訛為天回云

巴國考

王象之

山海經云西南有巴國又云昔太皞生咸鳥咸鳥生乘釐乘釐生后昭是為巴人郭璞注云巴之始祖事寰宇記周武王伐紂巴蜀之髡微預焉尚書牧誓云及庸蜀羌髡微盧彭濮人注云髡微在巴蜀巴之名已見於此巴志云武王克殷封其宗姬於巴爵之以子春秋魯桓公九年巴子請與鄧為好莊公十八年伐楚文公十六年巴與秦楚共滅庸哀公十八年巴人伐楚敗於鄆又曰庸蠻叛楚楚莊王伐之七遇皆比唯裨儵魚人實逐之杜曰裨儵魚三巴今魚復縣也巴志云戰國時蜀既稱王巴亦稱王巴志亦云周慎覲王五年蜀王伐苴侯奔巴巴為求救於秦秦惠王遣張儀司馬錯救苴巴遂伐蜀滅之儀貪巴道之富因取巴執巴王以歸置巴蜀及漢中郡

蜀國考

王象之

按世本山海經揚雄蜀王本紀華陽國志諸書皆言蜀之先肇於人皇之際至黃帝子意娶蜀山氏女生帝嚳後封其支庶於蜀歷夏商周始稱王者縱目名蠶叢次日栢灌次日魚鳧其後有王曰杜宇杜宇稱帝號望帝時有荆人鼈令死其屍隨大上荆人求之不得鼈令至汶山下忽復生見望帝帝立以為相時巫山壅江蜀地洪水望帝使鼈令鑿巫山蜀得陸處望帝因禪位于鼈令號開明遂自亡去化為鶡鳥故蜀人謂子鶡為望帝自開明而上至蠶叢凡四千歲自開明而下五葉有開明尚始立宗廟尚書牧



此所謂庸蜀者即此也通鑑慎觀王五年巴蜀相攻擊俱告急於秦秦使張儀司馬錯伐蜀滅之貶蜀王更號為侯後以其地為蜀郡華陽國志云開明氏凡王蜀十二世

成都周公禮殿聖賢圖考

元費著

至聖文宣王廟在子城內南門之東前漢文翁學宮故址後漢獻帝興平元年甲戌太守高昉昉音審俗誤為朕距今慶元戊午凡一千四年舊號周公禮殿殿制甚古低屋方柱柱上狹下廣與今異制左柱有高昉脩學舍記凡三百四十二字其文紀漢初平五年按史初平止四年次年改為興平今尚云爾者豈是時天下方亂道梗不通或未知朝廷改元爾殿有板龕護先聖像立文播畫山水龕後有板壁黃筆畫湖難立畫今亡獨黃畫存殿之壁高下三方悉圖

秦非

后處

家語作石處

石作蜀

家語作石十蜀

邽巽

家語作邽選

巫馬施

家語作巫馬期

廉潔

梁鱣

燕伋

孔忠

商瞿上

家語作商瞿

鄭國

曹邨

公哲哀

家語作公四哀

壤駟赤

顏孫師

原元籍

家語作原

公肩定

漆雕哆

家語作多

曾點

家語作曾

公祖勾茲

家語作公祖茲

步叔乘

左人郢

家語作左郢

顏無繇

家語作無繇

司馬耕

顏祖

家語作顏祖

申儻

家語作申績

秦祖

伯慶

顏幸

鄒單

家語作懸宣

叔仲會

公孫龍

冉季

秦冉

公良孺

狄黑

蕭何

張良

叔孫通

陸賈

漢文帝

賈誼

文翁

漢武帝 董仲舒 公孫弘 倪寬 司馬相如

王吉 蕭奮 戴勝 匡衡 王尊

李疆 控君平 劉向 楊雄 漢光武

鄧禹 張堪 張湛 桓温 劉平

鍾興 第五倫 廉范 班固 黃昌

种暉 馬融 李膺 高朕 陳寔

服虔 陳紀 鄭玄 諸葛亮 龐統

董和 費詩 譙周 鍾繇 王肅

羊祜 張華 杜預 王濬 夏侯湛

喬智明 范廣 王尊 謝安 巨石虔

山川形勝述 國朝彭韶

蜀之地南撫蠻獠西抗吐蕃上依東井岷嶓鎮其域汶漘

出其微以褒斜為前門靈關為後戶義眉為城郭南中為

苑囿緣以劔閣阻以石門面越負秦地大且要誠天府之

國也揚子雲益州箴曰巖巖岷山古曰梁州華陽西極黑

水南流秦作無道三方潰叛義兵征暴遂國于漢拓開疆

宇恢梁之野列為十二光美虞夏牧臣司梁是職是圖經

營盛衰敢告士夫集記云禹別九州八曰華陽黑水惟梁

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又曰岷山導江東別為

沱漢地理志言蜀郡湔氐道禹貢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

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九行七千六百六十里接岷山

在茂州直西北最後番曰列鷲村其村有岷山山之右有

嶺曰鐵豺則分水之上源也水二派其一西南入尖囊至

大渡河其一正南入溢村至石紐過沒川則禹之所導江

四川總志卷三十一

也鐵豹一名羊膊蓋夷語不同耳任豫益州記言江出羊膊嶺經甘松至灌千餘里是也大抵蜀之山近江源者通謂之岷山峯連崗屬千里不絕今俗謂青城為岷山者以此續記云允曰岷嶠該衆山言也允曰沱潛該衆水言也蓋蜀山之居左者皆曰岷居右者皆曰嶠水出於岷者皆謂之江出於嶠者皆謂之漢或謂之漾或謂之沔出於江而別流別而復合皆謂之沱出於漢而別流別而復合皆謂之潛古今論岷嶠沱潛者衆矣然參差不齊莫得其真者蓋由不知蜀山之居左者皆得為岷蜀山之居右者皆為嶠而獨指茂州之汶山為岷山金牛之嶠冢為嶠隘矣今按左右之說別無考證而嶠冢又改隸陝西茲以成都郡內山川之可名者紀焉其井泉池石亦附於後

六縣非夜郎故地辯

周洪謨

舊志謂敘州所轄慶長高珙筠連及嘉定所轄縣為夜郎故地蓋謂諸縣在漢犍為郡所領漢陽朱提南安之境而惑於漢以夜郎旁小邑置犍為郡之說故乃云然以予觀之殆不然也史記漢武帝時唐蒙使南越南越人食蒙以犍為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牁江廣出番禺城下蒙歸問蜀賈人賈人言獨蜀出犍為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牂牁牁下南越之故乃拜蒙為中郎將從巴蜀笮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論以威德約為置吏夜郎旁小邑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遠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乃以為犍為郡而歷代郡志皆謂犍為出長寧以犍為論之則長寧諸縣

在當時為蜀而不為夜郎明矣所謂夜郎旁小邑貪漢繒帛乃以為犍為郡者則犍為領漢陽江陽朱提等縣皆夜郎旁小邑故曰西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是夜郎旁小邑各自為君長非夜郎屬國也若以為夜郎屬國則當時夜郎尚未臣漢安得裂地以置郡邑哉况其間尚阻且蘭漢發且蘭兵以伐越且蘭逆命遂殺漢使及犍為太守夫且蘭桀驁如此則夜郎屬國之不臣漢者亦審矣夜郎始倚南越及南越破且蘭誅然後入朝則夜郎臣漢乃在置犍為郡邑之後也即是而觀則夜郎旁小邑非夜郎屬國而敘嘉所領諸縣在漢陽江陽朱提南安之境者皆非夜郎故地也

蔡蒙辯

楊慎

禹貢蔡蒙旅平後人以雅州西十五里之始陽山為蒙山以州東五里之山為蔡山非也慎按禹貢之文紀地名山號皆簡要以一字包一山一山包一地如岷嶓旣藝岷山與嶓冢相去千里外潛沱既導潛水與沱水亦異源分流豈有雅州二山相去不二十里而蔡蒙連稱乎按樊綽雲南記蔡山在雅州蒙山在今東川軍民府號蒙樂山其上

箴類

益州牧箴

漢楊雄

巖巖岷山古曰梁州華陽西極黑水南流茫茫洪波鮫壘降陸于時八都厥民不隩禹導江沱岷嶓啓乾遠近底貢磬錯磐丹絲麻條錫有粳有稻自京徂畛民攸温飽帝有

桀紂酒沉頰僻過絕苗民滅夏殷績爰周受命復古之常  
幽厲夷業破絕為荒秦作無道三方潰叛義兵征暴遂國  
于漢拓開疆宇恢梁之野列為十二光羨虞夏牧臣司塗  
是職是圖經營盛衰敢告士夫

講堂箴并序

宋韓絳

嗚呼天地之道遠乎哉聖人之心異乎哉動而任於理則  
天道是已純然得其性則聖心是已吾謂通其說者必以  
三才之源未始出乎一者也人之七情中焉而未發也則  
粹德內融豈不曰天下之大本歟及其發而皆中節也則  
和理外著豈不曰天下之達道歟中者性也寂然而有容  
則與天道合焉和者情也澹乎其石心則與聖心契焉所  
以八卦九章佳月天人相與之器而著為吉凶休咎之符

者非三才一原之效邪自古教化之迹或因或殊然而未  
始不本之性情而納之皇極者矣貴賤以之位父子以之  
親兄弟以之友夫婦以之順此皆不待學而後知直出於  
性理之常分爾况乎學斯學者宜如何哉惟不獨私乎其  
身而已為能弘而大之包乎四海而不外詡乎群侶而不  
遺使六沚弗得作諸福莫不至是豈非休吉之符歟彼有  
肆情縱欲暴蔑禮義者父子之不保兄弟之不咸矧肯仁  
於親戚鄉黨乎矧肯憂於鰥寡孤獨乎是皆不知反求諸  
躬自滅天理所以養命之道以取禍敗顯則有金木訊之  
甚則有鬼神譴之是豈非咎凶之符歟夫學校之法所以  
養士使適是道而後養乎出虫之氓者也豈徒華言辭以  
自矜飾聲名以自高希寵利以自封哉惟知其本者無取

於彼而三者亦兼有之矣成都之學郡國莫先焉士人之  
衆四方鮮儼者其講堂舊卑隘不足以容諸生僉謂予曰  
將俟嘗建西學後輒毀撤其基尚存盍興築焉因相其所  
圖構廣厦為十有三筵度深稱是以甲辰歲三月庚申落  
成者幼縱觀咸曰時當於其旦則先生正衣冠帥諸生群  
萃於是以習揖讓周旋之儀相與衍聖經以明乎天道治  
性情以全乎中庸使父子兄弟兄弟夫夫婦婦老老  
幼幼一之乎大順故伸而上之以事其君則誠節於是乎  
立推而下之以庇其民則事業於是乎成不自德而德隨  
之不自功而功與之使風化之盛不其廩廩乎然則學校  
之設將以講求三極之道沉浸先王之澤蓋在是矣豈曰  
無用之地不急之務哉予慮是豈異時或若西學之廢輒  
為之歎以告當御休哉天民有物有則弗完厥中自肆  
戕賊聖哀其愚化奚由默圖惟敷施明用俊德學校之興  
教育有經賢率不肖胥及群氓豈伊異術一本爾情情之  
不極淪以蹈刑止邪未發將保爾生靡戢靡正濱性之靈  
自暴自棄烏足與齒師生其難思迪於禮在昔有若去座  
為耻賜不受命萬世彼鄙矧過是者言行之偽敢登此堂  
寧無內愧斯庭燕閒斯宇閔遂揖讓威儀講聞道義下士  
背馳君子來視毋或壞隳永錫爾類

觀政閣箴并序

呂大防

成都圖開寶以來枚守之像於太慈寺閣圖記其爵位名  
氏與其官歲月而不錄其政事之美惡豈居是邑不非  
其大夫邦人之禮宜如是歟然不足以申勸戒為後來者

法余輒采秦漢至於唐領太守刺史節度使之職有政迹  
可攷而畫像存焉者得二十有八人別圖於它閣名其榜  
曰觀政蓋觀其善足以勸觀其不善足以戒其政事雖可  
攷而像不存者舍之像雖存而僭竊不軌或閭庸無聞者  
黜之此觀者不可不知也寺僧求文余以謂古者官有箴  
爲作箴以授之其辭曰

蜀於禹貢是爲梁州華陽黑水處坤之取其山四塞氣鬱  
以酋人矜其技物產其尤牧野之師有功宗周秦始列郡  
置吏罷侯守冰殖利渠田肇修肆彼一方無衣食憂文翁  
處後教民文章多士化之傑出馬楊張堪廉惠去而益彰  
五倫清約人監允臧廉范便民警之所當種高繩姦不以  
勢妨李膺修設善飾其身高朕勸學其迹猶新養士之利

愈久愈存賢哉孔明討魏扶漢思清以密德順而健其功  
不克天未厭亂王濬豪俊知略不群畫策平吳卒賴其勤  
高儉循吏爲唐元臣象先廷碩嗣美且文嚴武暴厲忿欲  
並申天寶政紊迺以牧民崔寧繼之以昏易昏壯哉南康  
橫身杆難種羗方熾力弭其患中朝以安浮議可嘆崇文  
貪殘得不償失元衡靜安飾以儒術文昌更事遠俗清謚  
敏哉文饒裕盛治詳擾弊之後補敗藥傷外禦其侮內教  
有方嗣復崇慕導故守成叢攷此政民無以生駢乎多罪  
禍積釁盈冤女呼天虐及孤惇壞瑄信盜俾民卒瘁燼其  
邦家可不慎歟自秦以還鎮守之臣政有良窳存乎其人  
牧臣司梁敢告執巾

銘類

座右銘

漢莊 遵

夫疾形不能遁影大音不能掩響默然託陰則影響無音  
常體卑弱則禍患無萌口舌者招患之門滅身之斧言語  
者天命之屬形骸之部出失則患入言失則亡身是以聖  
人當言而懷發言而憂如赴水火履危臨深有不得已當  
而後言者慈者潰腹之矛貨利者喪身之仇嫉妬者亡軀  
之害讒佞者刎頸之兵殘酷者絕世之殃陷害者滅嗣之  
場淫戲者殫家之塹嗜酒者窮餒之險忠孝者富貴之門  
勤儉者不竭之源吾日三省傳告後嗣萬世勿遺

劔閣銘

晉張載

巖巖梁山積石峩峩遠屆荆衡近綴岷嶓南通印隸北達  
褒斜夾過彭蜀高踰嵩嶽下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劔閣

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踞之峻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  
往漢開自有晉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壽  
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趨趨形勝之地匪親  
勿居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興實在德  
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自古迄今天命不易憑阻  
作昏黜不敗績公孫既沒李氏啣壁覆車之軌無或重跡  
勒銘山阿敢告梁益

卜肆銘

唐陸龜蒙

蜀莊之託著龜也以忠孝仁義後來之託著龜也以媮佞  
險諛美之使怡愉揚之使駭畏小人惟惡是嗜作視惟  
禍是避惟福是覬惟瞽言二字集是媚曾不究得失之所  
自故幽贊之著前列之龜乃化為庸妄之器嗚呼成都吾



不知古為市之地况君平之卜肆耶強為之銘具刻其意

蒙軒銘

趙抃

顏淵聖徒終日如愚伯陽亦云深藏若虛彼無演子少師  
弗圖翹翹秀整籍籍名譽下筆文采開口詩書大業探頤  
頌教謔諷將墜之勢我持我扶有軒孰名以蒙命諸蒙久  
則亨蒙養以需如砂中金如蚌中珠或取或舍聖人九夫  
蒙乎蒙乎寧已矣乎

丞相張公祠堂銘

田楸

大丞相文忠張公自治平三年春初仕為雒縣簿其年  
冬十有二月來攝華陽縣衡山鎮之征官越明年秋八  
月丁內艱而去迄今九九十年鎮之護國寺有堂舊刻  
公之遺詩紹興乙亥楸來獲觀景想風烈良用慨然迺

新椽礎石繪公像從公之孫新敘南州守講究家傳  
其年月嗟夫公之大節在史官文章在天下勲德在生  
民是區區者亦何加損於公哉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  
止意其在茲銘曰

大為斯民挺生賢詰誰為厲階梗而莫合偉哉文忠岷峨  
之英瑞為鳳星聲為雷寔熙豐元祐志于崇觀世故多矣  
金石不變晚而來歸舜韶一變豈不能從愛莫助之抱關  
擊柝我初不屑燦然珠璣散落遺賜如哀問問凌煙功勲  
豈真公邪天象地文意天何時復生此老浮遊汗漫固有  
不朽

主一齋銘

張栻

成都范文叔以主一名齋予嘉其志為銘以勉之

八之心抑何危紛百慮走下步惟君子克自持正衣冠攝  
威儀瞻以整儼若思主于一復何之事物來審其機應以  
專匪可移理在我寧彼隨積之深昭厥微靜不偏動靡違  
差勉哉自邇卑惟勿替日在茲

泮宮達泉銘并序

柳夢雨

水供滌濯飲食之用民不可一日無者惟古信州上倚  
山下瞰江最苦汲負污廩癸卯久大署楊先生奉勅  
來領漕事慨然有澄清志越明年革監弊正銓曹平推  
酷所以措彫瘵之民於安全之地者無不用其至猶以  
為未也知民艱於水思得良工相地脉開數井濟之聞  
泮宮有背井潔治力必省乃命奉節令孫必益董其役  
俄而及泉新甕轆具綆正嘗法濟歡寒列芬甘又贊其

面屋其顛與此邦士民為永久莫大之利郡文學柳  
弼請名先生曰學井非他比也名達為宜蓋取孟子之  
說四端若泉始達之義先生惠顧多士所以期待者良  
不淺矣夢弼竊謂嘉量微物盤盂小器猶昭德記功載  
在銘典矧因民所利與乾道同不言之美達則善善使  
斯民無不被之澤可啗無一字以紹無窮耶乃為銘曰  
水哉似道日用叵無夔擁山椒雲頂鄜郭頰瞰蜀江汲  
負崎嶇無井歎杜無力詠蘇悠悠何載泮宮鑿井水生  
其芹壇對惟杏青矜浴德朋來造請飲顏一瓢慕黃蕙  
項谷鮒惟何上石邇堙士困陸沉學以日新挈瓶為知  
叩戶求人迭想西江疇閔波臣關西夫子道猶四瀆攬  
轡澄清恩波滂漉謂學有源不遠可復試疏導之其達

必速迺任茂宰俾浚管干九朝倍深天一中寒面以玉  
甃圍以珠欄合之孟子還取四端名之曰達言近旨遠  
即學諸生盍亦自反志達而明其流渾渾辭達而文其  
初有本下學上達素王是師魚善天下在推所為是文  
非達亦宜審之愈汲愈新徑達聖涯所謂達者先工之  
德已達達人欲其同得一字衮褒要當默識勒石學宮  
與道無極

武侯八陣圖銘

并序

劉隅

鴻茫六合之間或峻壁巍峩時而崩摧長濤巨浸時而  
漸竭亦或有磐石消泉終古不可夷而絕者此固神理  
氣化之能然非至人莫能前識焉蜀諸葛武侯八陣圖  
有二其一在新都之彌牟鎮其一在夔之魚復沙上即

此是也數千年餘渦迴浪湧每夏秋之交日星為之  
晦蛟龍為之駭匿大地群壑為之震摧而壘壘之石曾  
無損移顧不異其矣哉庚寅春正之旦翌日蟻舟浦次  
登觀奇蹟徐步而周望乃畧測其故而歎化理之微武  
侯神識之遠也蓋浦之上有溪引江濤以趨壯岍岍有  
土壤易崩故江漲則益趨之唯浦石離離隆然介其中  
盤錯鬱結甚固浦之下則束以瞿唐鎮以灩澦江流扼  
於吭隘漫渙而回延匿數沱此浦又在回沱之曲正其  
漩緩歇薄之會而盪激衝撼之所不及也故巫峽不刻  
灩澦不拔則石無可轉之期唯諸葛公智炳物始幾測  
化終爰演兵圖於此靈渚擇夷極險厝至靜於至動使  
夫扶漢討賊之志忠精雄武之槩昭垂萬世與天地江

山俱救爾或以為公之玄機異術真有鬼神物護持者  
夫之誣矣後世若郭景純預占江州之不沒殆亦倣此  
彼杜元凱慮陵谷變遷而沉碑以取名則其智已鑿而  
意愈荒矣余故刻石系銘樹之廟廡亦欲後之觀者知  
公之運用述作無不出于正不可以誣誕之意加之也  
銘曰岷嶠黑水寔唯梁州乾關重險坤垠上游烈烈武  
侯炎精再噬靈威大暢于梁之區粵古軒皇風牧執象  
摧妖殛亮兵陣是創姜望佐周留侯授沛不有神契孰  
開草昧惟公獨生在漢李崇龍姿騰厲以翊照烈奇機  
在握聖明同揆雷躍其行嶽峙其壘眷此魚復縣延斯  
千瞿唐下扼灩澦擁前江濤排天此無衝激終古不移  
離離者石乃布神規用訓纔虎蛇鳥舒蟠風雲飛怒式

法太乙體喻常山分合游翼奇正循環覺具吞魏皇漢  
是衍頰頰其裏如石不轉荼虧焉足運丁星隕唯此無  
疆與天地準我銘非石銘公之心悠悠萬紀玄理可尋

魚復扞關銘序

李臺

古梁州域實兼巴漢庸蜀地漢孝武改益州州總八郡  
蓋梁之為言強也益之為言阨也此昔聖賢察其風俗  
按其形勢而為之名也故其人則疆毅精敏嗜義負勇  
其地則山屏水塹險介重阻沃埜叢偵幅員萬里壯以  
劔門為根東以魚復為守此二物者蜀之襟喉局關也  
戰國交侵楚肅四年始建扞關突在魚復置江關都尉  
以魚復始尉治東漢省尉為關如故秦張儀說楚謂下  
水而浮不十日而距扞關蜀李雄說公孫述謂東守巴

郡拒扞關之口皆指此魏鄭道元注水經謂扞關乃廩君所置唐章懷注范史謂關故基在夷陵巴山縣二說皆非也蓋魚復之有關尚矣無事則嚴封域察姦軼有急則扼險要扞凌暴有國者所宜致謹也雖然嘗考諸古劔門以漢中武都為屏蔽失漢中武都則劔閣不足賴矣魚復以秭歸夷陵為保障失秭歸夷陵則魚復不可恃矣考秦以下以迄本朝舉兵定蜀者九十有三唯秦司馬錯漢之來歙魏之鄧艾鍾會符秦之楊安後魏之尉遲迥隋之梁睿唐之高崇文後唐之郭崇韜本朝之王全斌實出劔門陰平道至若吳漢若岑彭若諸葛亮若桓溫若劉敬朱齡石以及劉光義皆擁舟師西指蜀江扣關蹙賊斬邑易如拾芥何者皆以先得秭歸夷

陵也漢照烈襲取劉璋既壯收漢中即東爭夷陵嗚呼

若照烈者可謂知保蜀矣功之不遂此天也然而劉禪

繼世猶以苟安者徒以與孫氏交歡耳且蜀與吳楚為

唇齒之國兩全則固一失則危是以自古在昔欲圖江

南者必先奄蜀何者地勢便兵力接也秦取楚晉取吳

隋取陳耀兵上游舫船載卒乘流而東曾不頓一刃折

一矢而荆揚之區已望風禡氣矣符堅伐晉亦分軍而

下不卒融之兵先敗於淝水故不能成功以此知英雄

圖事後先一揆然則蜀之重也審矣自古或言蜀人嗜

亂喜禍故所以制御操切之者尤盡其術嗚呼何其過

也吾觀從昔亂蜀者皆非其國之人率由姦雄乘隙外

至因竊據焉而蜀人莫之與抗蓋公孫述首禍於卒正

劉焉蓄姦於州牧鍾會此謀於降將李特奮跡於流人  
程道養怨激於苛刻劉季運計成於擠奪司馬勳出於  
王族蕭紀興於帝胃王謙啓釁於易代劉闢席亂於留  
後王建發縱於推埋孟知祥紹難於違悞唯東晉譙縱  
本宕渠人然縱之初起實出逼脅觀其倉皇赴江以逃  
則知縱本庸人初無異志劫於群叛不能自還若述焉  
以下數子者則其險詭睥睨有從來矣彼見蜀之險足  
恃蜀之富足資耀然動心逆節萌起蓋有觀劍門之險  
而追嘆劉禪覽兵甲之盛而思效玄德而蜀之人形格勢制不  
能不折而從之其間能截然自固耻汚於偽如青衣之不實公孫  
述暲河之不臣於李特者類有之矣嗚呼一定而不易者地形  
也難保而易變者人心也故地形惟所守而人心惟所  
化苟知所守則力約而功倍圍固而敵畏苟知所化則  
囂教革為勇殺柔脆易為信順不知所守則嬴氏家屯  
谷而滅田宗國東海而亡矣不知所化則暴悍踵起於  
江漢姦醜接跡於洙泗矣魚復與劔閣埒險角壯並為  
西南鎮昔有銘劔閣者獨此缺渚江出浸山行二千里  
合蜀衆流畢出瞿唐之口山竦而嵒萃水激而奔迅天  
下曠偉絕特之觀至是殫矣是宜有銘琢刻磐石以修  
寡匹以厲罔極其詞曰

惟梁州域神禹所別有巋其闢險肇天設控引荆襄枕倚  
祥越巔聯以峙哈呀截辟洪流下瞰澎濂蕩瀟衡潛抗高  
華岱媿桀上柱天倪旁泥日轄惟所屏障則恃于峽如戶  
斯關此為之關冠來是扞兵勢攸接鏡考前古棋勢輻裂

水攻陸擊巖披谷挾玄甲燿爛自仍鎗鐵雲舸倏馳羽蓋  
斯揭山犇羆兇壑潰蝮蛇水姦脫入孰睨旋竊雪環千里  
此入於鐵曾不逾時宗頂柝板西方之人王化所達寧甘  
嗜亂實首攸脅豈富是怙忍上之缺惟此山川重阻復疊  
德守者固兵據者蹶惟此黔庶疑疑荼荼力制則離道懷  
乃協皇帝聖武恩被狨狨國有至人九土臣妾勒銘山河  
永彰宋烈

贊類

石室贊

鄭藏休

自張儀諷蜀劍路攸通何者魚鳧未知蠶桑詩書罔設禮  
樂誰崇征伐不休城池屢空爰暨有漢是生文翁符守此  
邦鬱為儒宗大開庠序啓我童蒙誦以八索歌之九功化  
流南蠻德伏西戎豈曰滇祚亦惟巴賈其後相如傳之揚  
雄岷峨孕靈川瀆氣融石室猶在今聲無窮南鄰孔門北  
接王宮千齡萬古永播餘風

府學文翁畫像十贊

宋 祁

按吳魯能改齋漫錄云蔣堂字希魯宜興人仕仁宗  
時以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嘗召高才碩生會試府事  
親較才等勸成學者於學之側別建西學以廣諸生  
齋室迄成而公移蒲中其後轉運使毀之以增解舍  
既而常山宋公尚書至府聞其事嘆惜久之且欲成  
公意乃即其舊址建文翁祠祠之內圖巖君平鄭子  
真司馬相如揚子雲蜀士先賢凡凡及公之像而十  
常山公為之贊

漢蜀郡太守廬江文公贊

天挺耆俊有德有文天子命公往撫蜀人蜀始樸蒙公不謂然選士請學歸相教言一年而崇二年而儒五年大成家詩戶書以勤相矜以情相耻出有教父入有順子文如馬楊節如嚴李由公教之聲塞天地蜀戴公仁世世奉祠千五百年惟公之恩

司馬相如字長卿贊

蜀有巨人曰司馬氏在漢六葉為文章倡始言必故訓革戰國之弊斷彫混茫從神取秘摛發厥章日星佐華封禪遺篇意竭辭奢武用東之紹七十二家行雖小管後帝賢嗟

王褒字子淵贊

子淵軒軒洵美有文肖雅鹿鳴帝用攸聞此盛德事讓不竟堪頌聖得賢詔松喬是耽以諫大夫數從幸巡受詔作賦持節迎神未克告猷少謝良臣

嚴遵字君平贊

君平沈冥賣卜肆中子以孝言臣以告忠日足百錢閉門著書卜餘萬言黃老其徒李彊牧州喜欲吏君揖風而慙噤語于屑還謂子雲子誠知人九十壽終聲槩高矣

張寬贊

惟武嗣位而有荒志厥德靡升神不安祀媿然靈媛止乎渭濱帝使走略何所而人媛告七車能為我言君稽首對吾祀弗蠲帝用謝愆改香厥薦天人之交自我而見

李仲元贊

高也絕俗雖介不通卑也汙俗雖順不恭淵哉仲元內粹



外渾衆不我知楊子識其賢其賢奈何在通泰之間可  
有名非行至完彼顯在人吾悔與天天而不人萬世其傳

何武字君公贊

沅鄉為人鯁固清明嫉惡比周直鞅安行先問儒官已乃  
事事望侈德克晚相天子天子倚之奸臣內憎入喪道消  
卒為賊乘王折不撓身沒名升

楊雄字子雲贊

卓氏子雲為漢儒師准易論語同正是非百家懣淫我獨  
正聲譎怪縮藏孔道光明歆也致此言謂抵駭蒙惟譚有言  
必傳無窮劇秦詭辭恨死新時曰漢中天果不吾欺

後漢蜀郡太守高朕贊

願與若人有政自律摘民耳目尊右儒術晚漢多艱校屋  
蕩焚經生罔依弦誦不聞君大紹興新堂及廡繪帝皇以  
還冠服所祖大掖翔翔坐復鄒魯與文偶祠血食千古

宋蔣堂字希魯贊

蔣侯挺挺天與嚴方健而文明不逢不將始治蜀人政未  
及乎纖者嫉侯膏吻騰誣侯政已乎蜀人熙熙侯坐徙官  
遠近驚咨侯始興學紹文之餘百堵增增大度厥居髦俊  
聿來晝經夜史盎然西南號多君子侯既去州右區即毀  
侯惠在人已膚而髓子產相鄭先謗後歌來世視之謂侯  
如何

聖興寺寫真贊

范鎮

二公公裳我獨道帽介然中間太甚簡傲服雖有異其心  
則同其同伊何惟公與忠

昭覺寺寫真贊

幡然一叟鬢白眉秀輝從在前諸子在後壁間丹青其傳  
永久惟善嗣之垂世不朽

張尚書寫真贊

田况

九河張公誅淳化咸平中兩被帝選以全蜀安危付  
之時寇孽之餘民皆傷痍散流民不自保軍帥復恃  
功橫驚部下剽脅善良禍甚於寇公賞戮明果復以  
其事密聞於朝既而易帥旋師民漸安輯以至於治  
德功茂於蜀表噫當救患庇民時小為媮合畏顧則  
亂未涯也非賢者處之何以取濟哉逮今諱日遺老  
善士皆齋集於天慶觀奠拜畫像之前公嘗自為真  
贊俾蜀人圖於觀之仙遊閣其首云乖則違衆崖不  
利物遂自目為乖崖公雖外示貶損而內有所激故  
卒云欲明此心罪之無數此其歸也世人隨而稱之  
豈考其實耶予恐英聲異績久而湮暖故作真後贊  
并公之自贊刊石觀中以求蜀人之思時皇祐元年  
十二月一日序

自贊

張詠

乖則違衆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徒勞丹青繪寫  
凡質欲明此心罪之無數

後贊

乖不離正崖不厲公名雖自貶有激於衷眾隨而稱孰知  
其功敢明公心以馳無窮

御製蘇軾贊并序

宋孝宗

成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節非其氣足以高天下者未之能焉孔子曰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蓋存之於身謂之氣見之於事謂之節節也氣也合而言之道也以是成文剛而無餒故能參天地之化闡盛衰之運不然則彫蟲篆刻童子之事耳烏足與論一代之文章哉故贈太師謚文忠蘇軾忠言謹論立朝大節一時廷臣無出其右負其豪氣志在行其所學放浪嶺海文不少衰力幹造化元氣淋漓窮理盡性貫通天人山川風雲草木華實品彙萬狀可喜可愕有感於中一寓之於文雄視百代自作一家渾渙光芒至是而大成矣朕萬幾餘暇細繹詩書也人之文或得或失多所取舍至於軾所著讀之終日疊疊忘倦常寶左右以為矜式信可謂一代之文章之宗也歟乃作贊曰

維古文章言必已出綴詞緝句文之蠱賊手快雲漢幹造化機氣高天下乃克為之倚嗟若人冠冕百代忠言謹論不顧身害凜凜大節見於立朝放浪嶺海侶於漁樵歲晚歸來其文益偉波瀾老成無所附麗昭晰無疑優游有餘跨唐越漢自我師模賈馬豪奇韓柳雅健前哲典刑未足多嘆敬想高風恨不同時掩卷三歎播以聲詩

蜀三賢畫像贊

張俞

益州中興寺有墨池院院有前漢楊子雲嚴君平李仲元二賢畫像因各贊之來者觀像讀贊則知三賢之道平焉

楊子雲

子雲潛真與聖合神龍隱其德鳳耀其文誤灑著玄統貫天人道德之首譚稱絕倫

嚴君平

淵淵蜀莊至人之貌心通著龜言必慈孝推道衍德窮神入妙子雲之師孰洞其照

李仲元

仲元何如貌人心天出方其隱默愈於言道兼夷惠質妙雲淵屈伸猶龍物無累焉

蜀三賢贊

方孝孺

李冰贊

處厲民時而為惠民之政非仁者不能也興一方之利而流萬世之澤其才知不足稱也幸而治乎蜀使斯民違難而樂其生也不幸而仕乎秦使後人論其世而賤其名也夫因時而宣之德者易為矯時而反古之道者難行也如公者為人之所難一而能取信于上下殆非秦人也三代之英也

武侯贊

漢治任法難乎大臣惟忠武公千載一人綜覈萬變以義而動虎耀龍驤天下震怒極其智能亂不足平天實厄之大勲無成成敗紛然處之甚暇論其所存伊呂流亞古學不傳士氣益卑公心不亡百世之師

李太白贊

唐治既極氣鬱弗舒乃生民豪洩天之奇矯矯李公雄蓋

一世麟游龍驤不可控制此標萬物靈益乾坤狂呼怒叱  
日月為奪或入金門或登玉堂專遊滄海西歷夜即心觸  
化機貫珠湧璣翰墨所在百靈護持此氣之充無上無下  
安能瞋目闕於黃土手專長鯨鞭之如羊至於扶桑飛騰  
帝鄉惟昔救國其豪莊周公生雖後斯文可伴沮彼小儒  
氣餒如鬼仰瞻遺風猶虎與鼠斯文之雄實以氣充後有  
作者尚視干公

絲米替

黃庭堅

蔡蒙之下彼江一曲有茹生之可以為軟蛙蟻之衣采采  
盈掬吉蠲饒澤不溷沙礫毛以幸賦宜酒宜鍊在具則米  
在蜀則絲其臭味同遠故不誣維其登之班我肯首維文  
得士史君炎玉

按此詩末句言史君炎玉蓋指眉陽望族史氏女名  
琰字炎玉髮少資穎嗜學類繁綫續一不介意善屬  
文雅安張閭少卿出守眉陽聞其才賢納為冢嗣子  
履之婦炎玉日游心於編簡翰墨平生遊覽之勝燕  
笑之適與子履詩酒酬唱格調閑雅久而盈篋手自  
敘次目曰和鳴集而少卿之室於山谷老人為姑輩  
子履實其親表也因寓書致絲菜為信山谷取其品  
以贊謝之末句猶古女校書之褒云此見宋紹興甲  
戌知縣徐宏中跋語

檄類

露布附

破吐蕃露布

韋臯

尚書兵部臣韋臯等言臣聞天討有罪兵應者勝義者王

夷不亂革師直為壯曲為老多助之至四極爰轉貞觀則  
同羅擊延陀開元則九姓珍默啜曰商莫不來享紀漢雖  
遠必誅德風鵠乎河源武節愴乎月窟率寧人之有指先  
元戎之啓行用信威光祖宗不以賊遺君父恭惟皇帝陛  
下宣昭義問敦寧武功續八葉之鴻圖奮四征之雄略懷  
梟鷁銷殘冷稟印大和剪鯨鯢清郊原掃除群穢王猷允  
塞我武惟揚奇幹善芳各脩貢賦條支若木戎順旨令醜  
積石之遐陬有吐蕃之醜類侵敗王略倍奸齊盟棄邊將  
之馳兵瞰戎亭之虛候為蛇豕食上國盡盜河湟帥發  
搖我疆再驚畿甸騎蓋敢於深入鑿蹕至于親屯攔然  
兵以謀我尚納汚而含垢姑通事以結和清水之盟未  
乾好時之師已聚肯歷靈而數路關隘夏以擣虎夷德無

屢弗悔衽金之既楚氛甚惡輒興象甲之謀蠢爾為讎  
居匪茹維時南詔慕化中朝先零之質諸羗雖嘗并力麋  
人之率百僕罔不離心頓顙於邊受命於支斷匈奴之右  
臂羈南粵以長纓燕貉輸致騎之勤晉戎成倚鹿之勢彼  
既失鐵橋之險我遂克峨和之節蓋竄匿於龍荒復度劄  
於麟塞戕我守將墮我陣隍脩戈矛予與同仇靡室家不  
遑寧處臣等請奮其旅以殲乃讎鳳翔振武靈武之騎獵  
其西邠寧太原涇原之兵震其壯率山南熊羆之校暨東  
川貔虎之師烏蠻撓其腹心回鶻擣其肘腋衆素飽矣言  
大治之諸將陳洎等統五萬軍出十一道濟師西顧之半  
策勛吐陸之初盪平七城斬馘萬級獲鎧械五十萬計燔  
堡壘百七十餘遂賈勇而圍昆明將決勝而定青海為東

境五節度大使論莽熱釋朔方之衆拔維州之城九攻九却之計窮七縱七擒之威速連連執訊矯矯獻囚不然我薪而自焚有如破竹之立解拂蘆魚潰甌脫免再谷靜山空行就為耆之侈區殫域破訖聞智聖之降斯皆廟謨淵深神斷天造明見萬里運奇掌上之兵守在四夷制勝日中之虜勒功滇池之柱植表亦嶺之碑一怒安民文之勇也三軍用命克何力焉臣等承帝之明敵王所愾開遠門揭候坐奴西極之舊封紫微殿受俘重觀昆丘之茂績臣等無任慶快激切屏營之至謹遣某官奉露布以聞

數陳敬瑄十罪檄

唐楊師立

伏聞庖丁解牛鑿骨節於形外伏波聚米察山谷於目前若匪通人奚臻妙理師立材非馬援智乏庖丁見率土之

街寃為大朝之雪耻今國家以黃巢肆逆寓縣罹災鑿與播越而未安宗廟凌夷而失守凡在臣子孰不痛傷而西川節度使陳敬瑄因守藩維坐觀成敗伏自大駕駐蹕縱令群盜害人不能行政理以安時但欲示軍功而騷眾只要成權在己冀令朝野歸心惡既貫盈人皆憤惋聊書十罪用去一凶實望此時共垂詳悉且功高者祿重德厚者位尊敬瑄本自凡庸素無智略事因際會位極人臣乃至推女孩童皆需寵祿閨房皂隸並受渥恩使功勳者切蔭而不言勞舊者扼腕而懷恨其罪一也獻可替否必在忠言指佞觸邪頃憑直士張侍御正朝廷綱紀暗被誅夷五拾遺蹤奸惡是非遂遭陷害或殞命於滄江之下或亡軀於幽室之間想其險死之忠魂必得申寃於上帝自此

中外結憤愚智吞聲其罪二也妄議公主擅許和親挫  
大國之威風長南夷之僥倖蓋緣敬瑄受賂遂令海  
內興議其罪三也恭顯弟兄愆非勲校皆食厚祿並  
陟崇階罔顧刑章黷亂朝憲外姻內族冒貴貪榮其  
罪四也全無懼謗豈識廉隅但興苟且之心唯恣淫泆  
之行升徐廣為公座因令奪安鄴之妻致光庭登甲  
科只為悞敬瑄之女聞之者寧無難耻見之者皆有  
嘆嗟其罪五也鄭相運籌於岐隴率衆於邠涇橫控  
梁洋遂安劔蜀敬瑄深懷嫉妬互起謔言其罪六也六  
蘊賤隸之徒姚坤兇狀未具皆被殺戮可鑒忠實賞罰之  
權自敬瑄出其罪七也恣行威福紊亂規繩除移不白  
於天書擢用只憑於使牒元隨諸校偏授官臺扈從六軍

曾無優渥其罪八也搜羅富戶借彼資財抑奪鹽商取其  
金帛二倍折納稅米兩川縮斷度支妄指贍軍多將潤屋  
其罪九也東西二蜀節制徇意誣君云討韓秀昇峽路迴  
戈請擊高仁厚當川馭馬不甘下視可驗平期如此用心  
自為得計其罪十也且為臣之義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况  
皆具之何以能久師立今則感人神之怨怒奮繼武以平  
除已點驍銳精兵及八州壇寨共五萬人騎舉義長驅問  
罪西府志在扶持天子誅滅亂臣止欲生致敬瑄面奏聖  
上請行國典以正朝綱應擢諸道公侯諸州牧伯共期妬  
惡同為除奸或義士忠臣或川府將校但能梟敬瑄首級  
送師立軍前即便卷甲攷弓歸朝謝罪皇天后土實聞此  
言凡在人臣幸鑒忠懇



代成都帥檄

邵博

朝廷既付帥以全蜀兵民之寄帥深念國勢艱危思所以寬上西顧之憂者不敢不力敵國之禍半天下議者謂敵情終不能忘蜀帥固料之敵人以鐵騎衝突決勝使其出平原易野則勇矣果扼吾蜀將自取禍也蓋天下之險在蜀大山長谷數千里之間自古無路可出梯空為棧以往未行者必棄輿馬腰絙杖後先相挽牽或棧壞則墮於萬仞之下不見蹤跡此豈用武之地哉敵之長技廢矣帥比下約束敵之未堅壁清野斷路據險使其鼓勇則不得進示怯則不得退久駐則不得食將盡決四山所儲之水灌百萬之衆可使化魚鼈異物無遺也其能得志哉此不待智謀拳勇之士譚笑可辨况有如諸君之高才絕學乎今官軍民兵與應募之士已百萬器甲犀利糧儲山積斥堠明甚敵之動靜朝夕所知帥有備矣於此責將士焉傳曰師克在和不在衆無輕舉無爭功無信流言無泄祕計無以私事相仇皆兵家所忌也帥為成都三年矢環百城之境無風塵草竊之虞朝廷察焉故當更而復留尺寸之功帥未嘗自列也帥之心可見矣以天之道杜稷之靈朝廷奠安異時論保蜀之功帥將以將士之名次第上之不自有焉其或違衆慢令不以帥之言為用罰不敢私尚聽之毋忽

回雲南牒

高駢

先是雲南遞到木夾督奕牒劔南西川節度使駢復牒大唐劔南西川節度使牒雲南詔國牒我大唐聖皇帝德

配二儀光齊兩曜仁露動植聖後神龍煦萬國而盡若  
 青天養兆民而皆同赤子東隣若木西徂流沙北通陰山  
 南抵銅柱莫不貢琛而納賚航海而梯山諸混車書願為  
 臣妾是知卑微螢耀不敢並於太陰齷齪蹄岑焉能踵於  
 神驥且自九夷八狄七戎六蠻雖居要荒盡遵中國力爭  
 不得天使其然所以孔聖云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  
 也縱外夷驕侈索中國等倫是以博古知今但擬率兇逞  
 志雖恃荒陬之獨力背以大時必為寰海之諸蕃哂其替  
 越力不足憑且以蛟螭之飛騰下離溝瀆欲追鸞鳳之羽  
 冀擬接燦霄雖是童兒亦知不可且雲南頃者求合六詔  
 併為一番與開道途得接邛蜀許賜書而習讀遽降使而  
 交款豐詩青深召延意厚傳周公之禮樂習孔子之詩書

片善既知大恩合報忽窮兵潰武技土侵疆再犯朗寧重

陷交趾兩俘邛蜀一劫黔巫塗炭城池而極多皆為灰燼

驅歸士庶而非少盡作幽冤轉恣育標罔知悛革吞越為

之舊地為相如之故城凌記不休貪殘轉甚昔時交趾都

護不閑理兵舊日朗寧元戎未解誅寇黔巫師帥邛蜀儒

臣受以侵欺容其殘暴比者親征海裔克復龍編驅駕三

千之師勦除十萬之寇南定縣則全軍陷沒如乾鎮則疋

馬不迴羅和一空嘉寧俱盡焚燹段首遷餓餉之斬首騎

將麻光亮緇洞之亡軀孛膳龍燬則面縛於軍前張

詮行營則生擒於陣上沉白衣歿命之眾將帥至三千餘人如

赤日消冰殺朱弩佞之軍詔王親軍三千並臨安南若紅爐焰雪膏塗草

莽骸積丘山士卒覩之而稱心夷獠觀之而快意趙諾眉

扶耶等在界上道而就戮相思縉善門節度兼平亦自裁  
董鐸龍咸通使替段首遷之恓惶范昵安南竹之窘沮每  
來侵擾無非敗亡江橋則盡底焚燒采筏則從頭覆沒波  
封瓦解扶耶大隳容易誅鋤若高原之縱燎等閑撲滅如  
順板之走丸收復城池掃殄妖孽先仗睿謀之果斷後資  
神術而追擒掩韓信滅趙之功吞樂毅定國之策其於勝  
負詔國洞知昨日來鎮西川移從汶水仗節而不施導騎  
單車而直抵坤維大開城門放出人物三軍而遣歸營幕  
百姓而使返鄉閭乃於此時詔王未離近地固無疑阻直  
擬誅鋤不比從前帥臣只務姑息兇醜惟將和好便是策  
謀今則已知天時誓雪國耻前已詔王遣張揀成等諸將  
領軍佐捕是待人未至府城揚言和好身纔入境兵以繼來

况是詔王親行公然詐偽侵欺大國榮惑元戎戮僕之儀  
須依古典其張揀成等並已軍令處置且詔國前後俘虜  
約十萬人今獨送杜驥妻言是洛洛且杜驥守職本在安  
南城陷驅行固非沒落星霜半代桎梏幾年李氏偷生餘  
喘而空令返國杜驥早沒遺魂而不得還鄉今則訓練蕃  
兵指揮漢將鐵衣十萬甲馬五千邕交合從黔蜀齊晉昔  
時漢相有七擒七縱之功今日唐臣蘊百戰百勝之術勳  
名須立國史永書且杜驥官衙李搖門地不是近親但王  
室疎宗天枝遠派而已李氏并詔國木夾並差人押領進  
送朝廷訖故牒

征蠻諭徵

國朝曾省吾

山都群醜盤據九絲歷代通誅皆畜以羈縻之屬

大明蕪覆始編為版籍之民雖在往日叛服不常未若近年猖獗尤甚長驅江納幾薄敘瀘擁衆稱王攻城劫堡期死千戶百戶擄殺監生生員所掠軍民或賣或囚盡化為剪髮鑿齒之異族但遺老弱或焚或戮相率為填溝枕壑之冤魂村舍在在為墟妻孥比比受辱六縣不禁其荼毒四川不勝其騷其尤可深恨極痛者剖孕婦次嬰兒資以為咲解肢體掘墳墓逞以為亮嗚呼慘酷至矣惡貫盈矣免死孤悲在物且傷其類民胞物與當官何忍於心前此任事有人每主設將調兵之議柰何頻年周効反滋即老財匱之虞其故多端有難悉數大抵或苦於錢糧之浩大或憚於巢穴之險深或迫於更代之靡常或淹於撫剿之未定或守將虛稱捷伐購數級以捷聞或委官駕言招

獎誇一時之勝美或通老嫖保利其出而分蠶蟬之財或土司水都慮其危而堅唇齒之助是以漸成侮玩益肆憑陵甚至撤兵賞變大類引賊入室病若在於指拇害實切於腹心失今不圖來憂方未茲值

明良交泰之會正當中外協恭之時險莫險於海倭每見駢尸就戮強莫強於塞虜已看稽顙稱臣矧茲鼠首蜂腰豈足潤戈膏斧但念民怨已極用知天網難逃且

朝廷以征剿盡絕為期主將以蕩平圖報自誓夫不暫勞者不永逸不小費者不大成既雜議以僉同合整師而問罪咨爾文武將吏漢土官兵具各奮勇抒忠布昭

聖武務在犁庭掃穴振疊

天威於戲殺有可哀意將欲以止殺刑則勿喜心本期於

無刑一清巴蜀之氛共洩神人之憤用命奏績者賞格具  
在决不食言違命罔功者憲典森嚴決不姑貸爾等咸聽  
令於閩外本院不遙制乎師中已集兵糧先飛羽檄

議類

四川事宜議

王廷相

竊以衣有首領舉其領則衆體順譬有大綱提其綱則衆  
目張故論天下之事自當大且要者先之雖無目前之益  
而有悠久之效其始視之若迂若緩要其終之所得恐  
非迫切苛細者可同論矣伏蒙臺下不自高明下詢芻蕘  
迺敢披歷愚衷計畫旬浹取其治蜀之大者七事上陳曰  
靖番也制夷也訓兵也儲餉也嚴茶也審錢也得人也凡  
此皆附循之大節治蜀之先務雖迂迂談實非委瑣所謂

靖番者蓋蜀之西鄙諸番雜居其部落田廬實與蜀民  
幅隴屬非如北虜有大漠之隔長城之阻也故治諸番之  
道似易而實難蓋今之松州諸番即石之白馬氏茂州諸  
番即古之冉駹其性勇顛貪貨嗜利其俗毛織畜牧頗知  
文書由與中國錯居故也其所居止皆依山據險累石爲  
室高者十餘丈謂之碉房其天氣多寒土地岡鹵不生穀  
粟麻菽惟以青稞爲食是以見內地沃壤之田則思岡鹵  
之地不可及食五穀之美則思青稞之味非所甘以故疆  
畛之地日見浸奪民畏其勇悍輕死棄其業而遁者不知  
其幾矣古謂蠶食諸夏者此也近年以來邛禦關堡官軍  
被害尤甚方其來也或據險要或遮道路臨高播石以索  
財物謂之買路及其至也則日就關堡索求酒食逼取人

事謂之和番又有債負年例人命痘瘡走失等項銀兩取之不得則執當軍士與之傭工因而不能歸者衆矣古謂驅赤子以填溝壑者此爾故欲聲其罪非有舉衆入寇攻陷城堡之惡欲興師而討而山川險隘用兵甚危亦非一戰而可決者故曰似易而實難者也嘗觀趙充國之討西羌也謂屯田湟中務以威信招降罕开班彪之議叛羌也謂請置護羌校尉理其邊事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遣驛使通導動靜使塞外羌夷爲吏耳目由充國言之是不欲以兵勝而以計困也由班彪言之是不欲以威疆治而以德信懷也夫戎狄者荒服也言其荒忽無定不可以常理治者也是故聖人之治之也待之有備不自弛矣禦之有常不求勝矣雖稽首入貢而停障愈警雖忘掠不恭而甲

兵問黷期在庶民獲安疆場不侵而已今之治松潘諸番者亦豈出於二子之議之外哉考之洪武以來平蜀之後即定西番壯路置松潘等處軍民指揮使司南路設疊溪守禦軍民千戶所附近番族皆設衙門隸之安撫司五長官司二十二各降印信立酋長爲土官以世掌之每寨服設牌頭寨首一人使督納各衛所青稞差役所以羈縻制馭實中國之藩籬也爲之守臣者能由是以善馭之雖至今無虞可也柰何任非其人處失其道致諸番不靖至今爲梗邇者雖稱兵致討小有斬獲而我士馬物故過半矣所存不能直其所傷所得不能補其所亡不可爲太息乎爲今之計莫若先自爲備使我糧餉充足士馬精強威足以懾誠足以感然後略其小過與其吏始招致各司酋長明

以信誓定爲約束量復青稞之稅以存事大之體仍於一  
月之內令其酋長謁見守臣一次即以金盞量爲給賞彼  
利其物我利其安羈縻之術無過如此後於封疆交接之  
所置立限界使彼不得侵奪遠則約束治罪夫好安惡擾  
人之情也彼雖戎狄亦人耳其安利於已者彼之情亦悅  
之又安有不從者哉不然使其頑黠不服則我既有備以  
攻則強以守則固亦無患於彼矣大抵天下之事廢於推  
避壞於姑息不以國事自任者推避者也以小害不足爲  
慮者姑息者也今之松茂之患其所以致之者此一端耳  
及今不爲經久之圖則侵擾日促於邊疆而狂寇或起於  
肘腋不止關堡不守南路不通而已矣易曰履險如堅水至  
其是之謂與所謂制夷者蓋蜀之南鄙皆蠻夷也越雋即

邛都黎州即笮都播州即夜郎

酉陽即牂牁漢唐以來皆

治郡縣我朝以夷治夷皆設土

官兼以軍衛實華民之藩

幹也但烏芒之北戎瀘之南中

有小夷雜居曰棘人曰弄

子曰山都掌曰水都掌未經設

有土官衙門故往往爲邊

邑患邇者葛魁夷人普法惡作

亂撫臣調兵掃平以量田

之故夷衆不服流民謝文義乘

機扇惑夷族復焚劫筠高

等縣至今未滅所以然者以將

領不得其人故耳賊衆過

江流劫已自失策而官軍閉城

自守莫敢迎敵此何等舉

措耶夫兵必有戰斯有勝負今

不與賊交鋒則賊之往來

自如安得不縱橫桀驁哉爲今

之計當先選智勇敢戰之

將賊來則迎遏賊退則追逐設

伏掩襲絕其歸路則庶乎

可以挫其鋒而奪其魄矣况謝

文義等流民也阿濮阿黑

四川總志卷三十一  
之屬夷人也終非族類難保同心我兵相持之久擾其生  
業必思治安中自生變其勢必然耳又况阿濞等叢爾小  
夷决無久亂之理若能誠以撫之則無不聽矣穿虎之搖  
尾迫於求生也絳鷹之附人苦於饑困也阿黑阿濞既歸  
則謝賊之勢必孤不過遊釜之魚爾又何足為乎但經久  
之圖則在於以夷治夷為切要焉嘗觀周文安之疏曰都  
掌之夷從古至今不時出沒大軍至則束手聽撫大軍回  
則隨復劫掠地方無三年寧息其故何哉臣以為山川險  
惡剿不能盡撫不能平當有以處之耳聖朝四海八荒皆  
設上官以為夷長惟都掌夷人未設止屬戎縣流官實難  
鈐束伏乞勅令巡撫等官親臨其地使各峒主自擇素有  
名望衆所畏服者一人立為長官統屬各峒仍隸本府該

部鑄降印信開設衙門照依隣境九姓長官司等例奉脩  
職貢則統屬有司自然順服不動兵革而邊境自清矣傳  
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此之謂也所謂訓兵者蓋周官以  
九伐之法正邦國故因井田以定兵賦以司馬而掌軍營  
所以禁暴安民威敵靖亂之道也必身習進退之節心存  
親附之義目明旌旗之象耳熟金鼓之聲手得擊刺之宜  
足符鵠鶴之勢坐作舉措左旋右抽無不中法是以攻無  
堅城戰無敵矢程不識之師虜不敢犯部曲整也齊桓  
之師秦之銳士不可當節制明也故曰以不教民戰是謂  
棄之此之謂也或曰巴蜀之兵脆弱不足以言制勝之師  
雖教亦未必克成是蓋以壤地言之也不知舟艦之師可  
以削平關中揚越之卒可以得志淝水是不在乎壤地之



南北也孔明所治之蜀非今之蜀乎惟其教嚴令行故南  
平蠻夷北伐中原無一日挫衄故曰兵無強弱惟其練習  
而已矣今蜀之邊鄙西接土番南連諸夷邇者疆場不靖  
興師肆伐經年累歲未聞克捷議者皆曰羗夷桀驁地形  
險阻兵不易取也以愚言之兵必精強而後可以決勝負  
不獨將帥之得人也驅市人以抗虜雖孫武不能成功今  
日之卒果能技藝訓練弓馬閑習選閱精覈不及疲羸乎  
不然是在我者猶未盡其道也功之不成何以他咎為今  
之計莫如訓練士卒以立決勝之本為急也蓋兵貴精而  
不貴多岳武穆背嵬軍無不一當十選之精故也吳闔閭  
之女軍可以赴水火教之嚴故也今當腹衷及各邊衛所  
定為選練之法先將各該正軍及該操餘丁逐一清查揀

選務要正身應當其年力精強體貌壯實有精神膽氣者  
盡行選出備造年貌手冊查驗老弱不堪者不許造入選  
定各管操官不時操練務在志體一耳目定武藝精而後  
已嘗聞之晁錯曰陵阜崎嶇積石相接步兵之地也堠視  
相及川谷分限弓弩之地也草木蒙籠枝葉蔚茂矛鉞之  
地也窮窟險隘阻阨相視刀楯之地也今蜀中地形大約  
類此則夫弓弩以射矛鉞以刺刀楯以舞蓋所急務矣宜  
求是藝精者選立以為教師校其勝否定其賞罰學勤而  
業成者則升為隊長以寵之不成則決罰以辱之如此則  
各相勸激未有不精者矣由是以藝既精以氣則壯以守  
則固以戰則克而蠻夷之侵軼又焉足芥蒂也哉所謂儲  
餉者蓋穀食者民之司命也儲蓄者政之大計也故有蓄

則民用備民用備則國政舉且祭祀賓客供養祿給庶事之常也非賴府庫之充尚不能集况興師動衆日費不貲事變之急者也而儲積無先事之備可乎是故高帝誅秦促項餽餉不絕之力也武帝鞭撻四夷文景富庶之烈也今欲制羗夷之命不在乎他而在兵事之強欲致兵力之強不藉乎他而藉乎倉廩之實蜀中儲糧之法廢弛久矣民以逋欠爲常官以姑息爲德收頭利於侵欺倉串出於虛假是以各邊漫無經久之儲邇者有事松茂督民空運水陸交集不下數萬夫以習俗久玩之民一旦嚴而驅之奸者怨詈以訕上豪者訛言以惑衆事尚未成而已陰受其毒矣此其故何哉不能預備於平素故爾爲今之計莫若漸積儲蓄俾足支數年之用必無倉卒不給之憂其大

要在於督逋稅稽收納而已矣何以言之蜀民逋稅習以成風久矣其尤甚者莫如瀘州富順銅梁恬倉具一年正額不下十萬餘石所入公家者止有二三分子使能一一充納十年之間可得者數十萬軍旅之供即此可資况加之諸郡縣乎愚謂當先治豪猾大姓可也何也下戶細民無所恃賴畏官守法恒先輸納惟此豪猾或倚其勢力或恃其黨族或巧於侵潤或肆於挾制往往得計而逋稅之風成矣今當舉此大家嚴以法令諭以禍福責以義分以爲諸民倡將見豺狼既服而狐狸自懾矣夫錢糧之有欺弊以稽考之法疎也今當稽納於州縣稽收於各倉使區處有要而後廢幾爾其法徵糧之先各州縣先將各戶該倉糧石給與印信由帖使各戶照數赴倉上納各州縣仍

具各戶糧數手冊送各兵備道查照各倉監牧官每歲各置倉簿一扇不得混收難於查盤如遇花戶運糧至倉官攢出硃串監牧官用關防私記於上即赴兵備官處掛號仍將州縣原給由帖用關防照過半在由帖半在手冊令納戶執回赴各州縣銷照其各倉每一歲收滿兵備官查盤足數封記如此則收納有稽而虛出之弊可革矣但能行之數年倉廩必致充實倘有兵事之舉必無餽餉之憂詩曰迺積迺倉迺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言儲積備而後可用兵也所謂嚴茶者蓋蜀中有至細之物而寓莫大之用君子不可以輕視之者茶是也茶之爲物西戎土番古今皆仰給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熱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賴於此是則山林草木之葉而關係國

家政理之大經國之君子固不可不以爲重而議處之也蜀茶自唐王播至權稅以利國宋初則買茶於秦鳳熙河諸路以博馬又置茶場於成買茶貿易取息以爲熙河博馬之費建炎以後罷茶場設買馬貳路一在成都買川馬在興元買秦馬元權成都茶於京兆鞏昌治局發賣惟取其利我朝洪武中川陝皆置茶馬司收巴茶易馬馬額獲其利至成化中議以馬之用急於一邊而川馬遠不可至茶之利分於川蜀而洮河所利則微故川中茶馬停止而獨行於河川是以川茶惟嚴禁約而諸番無以仰給矣近年以來法弛人玩雖有禁茶之名而無禁茶之實商旅滿關隘而茶船遍於江湖權要之人每私主之以圖利適者巡按虞公稍一盤詰即得十數餘萬則其平日可知矣夫

茶可以利朝廷也今利歸私門矣可制諸蕃之命也今仰  
望於商人矣以中國御蕃之大權而倒持以授之於商賈  
不惟自失其利國之具而反害之矣爲今之計莫要於嚴  
私茶之禁絕商賈之販使茶利之權在官則諸蕃可以坐  
制何也茶者蕃人之所必欲得者也私茶不行蕃人仰於  
官矣以茶易馬雖不可遽復而使之輸青稞以服後獨不  
可乎或者曰青稞之輸彼之舊貫也茶則我之實利也彼  
貢我償不幾於相易乎彼之利於我者微而我之失其利  
者大不幾於失倫乎吁是皆以小利言之不知彼輸於我  
義也我償於彼德也我因以行其羈縻之道彼亦以爲職  
分之常久之邊防可以寧謐而我兵亦無調度之費戰伐  
之苦以此較彼所得孰大小哉夫蕃仰茶於官權在國也

邊鄙因之無虞利在民也一禁茶之間使權歸於國而刑  
及其民較之縱禁通商使利歸私室而害及於邊者得失  
又孰多寡哉故曰至細之物而有莫大之用君子不可以  
輕視之者茶是也所謂審幾者蓋聞成天下之事者在得  
天下之宜所謂宜者事幾之謂也是故矢之中鵠非異術  
也察於高下之等矣舟之撒漩非神謀也燭於遲速之間  
矣故物理人情當其事有輕重之勢際其會有緩急之時  
勢有輕重權而稱之則不爽時有緩急酌而馭之則不迷  
事勢大輕吾有反重之道時理宜緩吾無急取之術如此  
則隨機應變與時偕宜當事之始故不離乎道之中要事  
之終亦不失乎道之宜雖成功與否付之天命而不可必  
而由中之悔吾知免矣乃若勢重而昂則自覆勢輕而抑

則愈壓時緩而急則早洩時急而緩則失會凡此皆不達於幾者也剛明果斷之才或失之躁急溫厚慈良之性或失之姑息是故世有君子之才之德之美而訖無功業之立者皆昧於幾者也國醫之於病者非人人決其腑臟開其關絡而砭治之也要不過燭其幾而已以事務之煩理亂之大苟不取其要而握之得其標枝而昧其根本詳於漫渙而疎于急切鮮不仆矣曹操之於昭烈方其據蜀之初一日而數驚斯時也能以一旅之師扼吭而擣其虛動無不得者及其法立民附上下相安乃以兵臨之卒不能取乃下教以爲鷄肋吁亦晚矣安祿山舉三道勁兵入長安肅宗起兵朔方李泌勸以當詔李懷光圖范陽使賊無所歸肅宗不聽致慶緒思明相繼復起卒成藩鎮之患斯

皆失其機會者是故經國之大當先審其幾中其幾則事無不濟矣今川蜀之政廢弛頽敝久矣甲兵則鈍而不精倉廩則耗而不實邊防則擾而不靜官吏則玩而不警小民則困而無依豪猾則縱而自恣一旦厲精奮振拯委隨疏壅遏刷闇慘猛奸僻使上下煥然齊一以歸於善非察於勢之輕重時之緩急則夫因革損益之間未有不扭於常而駭於變者矣所謂批隙導窾游刃於虛空而磔然以解如庖丁者恐亦未能至也詩曰時純熙矣是用大介言會其幾矣所謂得人者蓋君臣歆有為於天下得其人則易如反掌矣伐齊之兵一也以樂毅則下七十餘城以騎劫則盡卞之削山東諸侯一也以晁錯則致亂而難以主父偃則謀行而易以此觀之法不可以定守變不可以

先圖惟其人而已矣今之為政者得人任職之外術其可  
他求哉是故溫恭弘毅誠信謙讓而好善不倦者德也明  
決而斷好謀而成倉卒而能應紛糾而能理者才也契性  
命之理達天人之妙動中機會行符時宜者學識也具是  
三美者惟聖人大賢能之下此則有間然矣故隨才任使  
擇所長而不求備斯善為政者焉廉潔公平心有計慮者  
使之理財沉深有謀畧果毅有膽氣足以馭衆者使之治  
兵有斷決之明存公怨之心者使之理獄精深明決識微  
達變者使之運謀勤敏不懈毅然敢為者使之幹事如與  
則職司皆得其人而事無不理之患推此道也以之理天  
下亦可也况一方乎不然才任相違必至壅滯不達治具  
雖存亦無益於事矣是故坳堂之水可以浮芥以之受魚

尺之木則膠鷓鷯之翼可以蔽天按之施於鳩鷄則累故  
量才受職乃為得人然猶有督馭之道焉取其大體畧其  
小過無為掣肘無求速效使得從容展布竭盡心力則事  
功積累必有可觀不然受之雖當其任而馭之不得其方  
亦無望於功之成矣詩曰無怨無惡率由群匹此之謂歟

舊唐刺史

王元嬰祀典議

陳宗虞

考滕王元嬰唐高祖子高祖子二十二王其最少云貞觀  
十二年始王實封千戶為金州刺史驕縱甚倨太宗表集  
以九彈人觀其避走為樂高宗以書責之曰朕以王至親  
不忍致于法今署王下考異魏王心久之遷洪州都督官  
屬妻美者給為妃召逼私之嘗為典籤崔簡妻鄭慢罵以  
履抵其面血出乃免以是慙甚經旬不視事後坐法削戶

謫置滁州徙陰州刺史復不循法錄事參軍斐聿諫正其  
失王粹辱之律入計具奏得遷六品上階帝嘗賜諸王綵  
各五百以王貪但給麻二車助為錢緡媿之武后時拜梁  
州都督薨陪塋獻陵按滕王所在穢濁無足取者洪州事  
無論即斐聿所指奏與給麻媿貪事乃王貪贖恣肆之狀  
具可想見柰何咎然冒吾土名宦祀典也杜子美寓閬日  
去王刺郡不遠疑得其不肖為備其登王亭子詩人到于  
今歌出牧來遊此地不知還諷其流連無節廢置民事深  
切著明矣而王終其身厚享不蒙譴奪唐于宗親亦恩禮  
過甚哉獨今吾郡祠則宜斥之

### 脩路議

### 富好禮

據越衛指揮程昱呈欲將鎮西千戶所起至獬狔地方舊  
路開闢直抵峨眉縣以至四川城避出大渡河與相公嶺  
之險等情行據審審越守備指揮僉事丁鰲議鎮西千戶  
所以至四川省城中間水則有大渡河山則有大相公嶺  
天塹地險自古生成每季春秋二季大渡河湧瘴發行人  
斷絕雖有急緊聲息亦莫能通此其為害一也間有不得  
已而行者不遭風濤之險則罹嵐瘴之災流屍積骨無歲  
無之此其為害二也相公嶺高五六十里四時多雪晝日  
晦暝非遇哨期群百數十人則不敢過哨期一月三次行  
者未免遲滯其頂盤百折層疊之險多不可名亦有湍流  
人常病涉此其為害三也過此則南站兩傍皆西番巢穴  
中通一線之跡雖有關堡防備番夷出沒無常未免遭其  
劫掠此其為害四也伏覩

聖政記內一欵洪武十七年七月景川侯曹震言四川至  
建昌驛道所經大渡河往來之人多死於瘴厲問諸父老  
自眉州峨眉至建昌古有驛道平易可行無瘴毒之患年  
久蔽塞已令四川人民開通以溫江至建昌各驛馬移置  
峨眉新驛爲便俱從之今據前呈是亦脩廢舉墜之意爲  
照此路一開大渡河與相公嶺山水之險俱可以避出沒  
聲息緩急可通風波瘴毒不能爲灾活人不計其數又得  
避出河南站一帶深箐而西番劫掠之患不禦而自無矣  
去四害得四利較之舊路反近二三百里日日可行不必  
守候哨期又一利焉且原有舊跡苦不勞民傷財去彼四  
害就五利實地方之福也古云因民之所利而利爲政之  
首務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

國家者專之可也爲此行令丁鰲督率官軍脩理完木拔  
道通人頗便沿途公館關堡逐一議開於後但大渡河舊  
路不當失守其守禦千戶所巡司驛站各衙門與夫原設  
關堡各仍其舊嚴加防備再行印部長官司調取精  
銳夷徠五十名協助各軍守堡每年冬間行令黎雅  
寧越二守備司督率土官調取漢土官軍一二十名各  
備鮮明器械陳兵大渡河南操練數日行令西番各寨  
耒觀諭以

朝廷禍福查照舊例量行賞賚使其畏威懷德不敢爲非  
庶幾地方寧靜等因後兵巡副使陸穩鄭光溥先後建議  
脩復舊路一則無水患瘴毒可救萬民之命二則路途徑  
捷可以飛報公務三則守巡得以四時巡歷往來不忌是



萬世之利一舉而兼得之矣

祭文類

弔紀信文

唐盧藏用

維年月日某官名恭弔漢忠臣將軍紀信公曰皇綱圯兮  
帝紐頽王風悲兮霸道衰天運促兮周以復秦德棄兮漢  
葉開何項王之巔顛作驅除於雲雷豈淵海之飛盪資拔  
山之偉才於是左契歸楚群雄奉職皇矣漢相獨負其直  
矧滎陽之圍城兮既孤而逼偉將軍之天誘兮矯奪其識  
彼見危而授命兮亦各有時考振古以為觀兮罔恢帝基  
感將軍之憤兮壯大義之在茲仰前脩以砥節顧車迴而  
馬遲嗚呼身既焚兮業既昌楚歌絕兮漢道光君不旌兮  
史不揚功不錄兮歿不傷奄孤墳以載葬抑千祀而為荒

皇周敷訓兮澤及枯槁伊予寡德兮忝宰茲地奉宣嘉猷  
兮懼尸厥位思將軍兮先忠且義託神交於萬古兮實獲  
心志乃斲石於他山兮式幽墳以昭賁詞曰攝提貞歲兮  
奉揚仁風跋躄草莽兮祠弔紀公善彼勇兮殺身為忠九  
原不作兮予將焉同金石刻名兮千萬歲魂魄光烈兮為  
鬼雄

蜀先主廟祈晴文

唐次

某年月日某官謹遣某乙以清酌之奠敢昭薦於蜀先主  
之靈惟靈開縈保疆始終此土英聲厚德實冠於時知人  
後才橫出千古仁深運促徂落於茲宮觀雖平廟貌猶在  
歲時水旱皆薦馨香德惠於人人仰其德氓心吏意小大  
維慶今夏潦逾旬洪波四漲邑屋有墊溺之懼麥禾有淹

浸之危而急浪奔流漸襄高嶺某奉詔守郡政化未敷懼其災沴以病稼穡教莫玄醴又燔薰香庶以精誠感於明德使神明之佐騁其智英勇之將奮其怒以遏雷霆之震以威漂蕩之聲鏡洗層霄百物泰茂濕雲不泄陰霓潛取開此晴霽以欽神化伏惟尚饗

龍潭祈雨文

唐次

維年月日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清江石門之龍潭曰惟龍圖全其軀以安其居庇祐瀨馴擾龜魚龍之道也興致雲雨鼓動雷霆稔此蒸人助我發生龍之用也全其軀莫若靈茲潭安其居莫若庇茲土龍生雲霧雲能施雨兩雲感召黎元鼓舞既慶成熟而無癘疢也今歲早暵金石將流水不潤下江不勝舟楫皆萎根莠滿野雷隱隱而

有聲雨垂垂而不下名山大澤鯁凝浮野焉唯龍獨潛潭瀕洞泓澄水面如紙纖雲不生邃宮固護重門晝局不克民望不歆我誠若旱氣滌滌秋成莽鹵自利深淵乖張嬾旅我當涸龍之潭露龍之處跨龍之脊鞭龍之股俾之揚雲而大其雨是則人役龍也非龍德於人若果其懇懷酬報當極投以金龍增以玉石潛龍皆血翔鸞盡矣其餘馨美亦備瑤席嗚呼初薦至誠中告直詞未嘗肆力以用其奇惟龍惟靈念茲

祭范蜀公文

蘇軾

嗚呼仁宗在位四十二年畦而種之有得皆賢既歷三世悉為名臣今如晨星存者幾人孰如我公碩大光明導日而昇燦焉長庚死生契濶公獨壽考天實眷之以歿諸老

二聖嗣位仁義是施公昔所言畧行無遺維樂未和公寢  
不寧樂成而薨公往則瞑凡百君子願公無極胡不萬年  
以重王國責難之忠愛莫助之嗟我後來誰復似之吾先  
君子秉德不耀與公弟兄一日之少窮達不齊歡則無間  
豈以閭里忠義則然先君之終公時在陳宵夢告行晨起  
訃聞先友盡矣我亦白髮聞公之喪方食哽噎堂堂我公  
豈其云亡望公凜然猶舉我觴

同前

蘇轍

公之少年初以賦鳴挾策以東氣和而平微見圭角人人  
自驚宋氏伯仲典司衆盟見公所為疑履以迎自毀其文  
以致公名士滿大學莫之敢爭公之中歲始以諫起竟老  
將傳未有立子群公欲言以目相視公獨發之自詭以死

帝知其忠始怒終喜復有繼者實蹈公軌公亦自信卒老  
言事公之末年終以節聞國有姦賊當之以身力言不從  
遂致為臣開門接去不怨不憤群枉既消衆屈當伸有欲援  
之同撫我民公笑稱病誓不復振凡世之人有一於是翹  
然自名足以為貴公有其三豈不卓偉位雖顯融有不盡  
志崧隗之間顛濱之側有廬可安有田可食顧惟平生篤  
志鐘律樂成既上疾亦告革嗚呼昔我先人公蚤知之白  
首相歡往事莫追軼方在朝公舉諫官卒以獲罪初無一  
言轍來自東復館于門曾患之不卹而惟義足敦今其云  
亡無復斯人

祭白帝廟文

何逢原

白帝子陽氏維公孫生于西方扶風茂陵耻臣新莽擊滅

宗城遂據益州帝其民人四七之際赤伏再興十二為期  
殄我金行背城以死允也國君異安樂公喪邦保身扞關  
之顛歸然古城廟食其中威靈具存旄頭法駕御如群臣  
環佩結裾繪畫錯陳遐想盛時文物聲明蠶叢魚鳧豈帝  
之倫我懷英風酌以斯文休哉白帝千古益尊

謁昭烈廟文

王十朋

嗚呼東都之季盜窺神器分鼎者三帝乃劉氏有高皇度  
有光武氣有王佐臣無中原地以區區蜀抗大國二天厭  
漢德北圖弗遂功雖少貶四海歸義永安故宮遺迹可記  
君臣有廟英雄唯墮淚歲月浸遠棟宇莫治其來守是邦過  
而興喟一新廟貌薄薦殺裁旁觀八陣細讀三志我雖有  
酒不祀曹魏我雖有殺不祀孫吳

謁武侯廟

王十朋

丞相忠武蜀之伊呂高臥南陽悲吟梁甫草廬之中三顧  
先主將漢是興非劉曷與君臣魚水蛟龍雲雨才十曹丕  
志小寰宇假令無死師一再舉吳魏可吞禮樂可許寧使  
英雄墮漢今古將畧非長庸史之語某受命天子來帥茲  
土夢觀八陣果至夔府廟貌僅存風流可觀旁有閔張一  
龍二虎安得斯人以消外侮

祭漢先主昭烈文

明敝園

維洪武二十四年歲次辛未十二月二十八日敢昭告于  
漢昭烈皇帝漢丞相諸葛忠武侯曰龍興雲從君明臣良  
曠千載而一遇何會合之不常曰若稽古寔惟成湯三聘  
莘野承筐是將咸有一德革夏為商既秦而兩漢孰能

襲其遺芳偉中山之帝胄當群雄之擾攘噓炎燄於寒灰  
時三顧於南陽情交懽於魚水言靡間於閑張保岷域控  
荆湘三分天下開拓封疆信同心而協力視當代而有光  
予不仰於休風幸開國於是邦觀闕宮之頽圯歎古柏之  
荒涼命我將士繚以垣墻屹棟宇之崔嵬煥丹青之焜煌  
新規模於今日聚精神于一堂告厥成功我心孔臧遣官  
攸祭醴酒封羊惟帝與侯神其洋洋佑我蜀民降福穰穰

祭杜子美文

獻園

維洪武二十六年歲次癸酉十二月某日遣官以牲醴之  
奠致祭于草堂先生杜公曰先生距今日之世數百餘年  
而成都草堂之名至今日而猶傳予嘗縱觀乎萬里橋之  
西浣花溪之邊尋草堂之故址點衰草兮寒烟是以不能  
無所感也於是命工構堂闢地一廛扁舊名於其上庶幾  
過者仰慕乎先賢然人之所傳者先生之遺編也而予之  
所羨者蓋以先生一飯之頃而忠君愛國之之惓惓雖其出  
巫峽下湘川罔不戀戀於此而先生之精神猶水之在地  
無所往而不在焉爰矢辭於翰墨寫予心之悄悄臨風醴  
酒尚其來旃

祭屈原文

許應元

徵郡圖以懷賢兮曰惟楚之靈均溷郢都而弗居兮汨矣  
止於江濱懷三后之純粹兮衆勲華之耿介佩纒纒其芳  
潔兮夫惟靈脩以迄歲覃延其二千兮明九葉之隆禧歷  
元辰以薦誠兮羞瓊蕤以端辭懿夫人之衆芳兮希絕  
風之逸響均恐脩名之不立兮羌既緬而逾亮有宋氏之

二僞兮廖與李而逞翥慕好脩以流聲兮夫亦靈均之所  
與世隆污之屢迂兮賢不肖而互陟苟踰道而履則兮焉  
詎語而進默登椒堂以屏息兮睇夫君之雲旗儵杳藹以  
黠澹兮勿翩翩而下之尚嚮

立杜工部祠祭文

許應元

承 聖皇之景况返按職於夔子陟赤甲之嶺岷歷東屯  
之遺址悼哲人之逢尤居委約於江潭睹鴻藻之繽紛增  
累歎而沈瀾昔三季之末造閱斯文之墜地閱五際之亶  
延王風鬱其藜穢惟夫子之淵淑秉至精於 上皇挺矯  
節之崔嵬吐昌辭之琅琅遭濁世之紛拏憺遭連以窘步  
顧江皋而戾止淹三年以東鷺瞻遺墟之遼廓歎禾黍之  
離離敬崇宮於壯阜願招神以來棲山有椒兮社有蘭靈  
之來兮雲旗翻靈兮靈兮洵樂胥巴謳楚舞神所娛散函  
重闕不可以遷往神不樂此其焉如尚嚮

祭鄒立齋文

陳獻章

嗟嗟汝愚不括其囊而晦其光汲汲皇皇不小其節而畏  
其折轟轟烈烈昔在翰林語默淺深熟識其心頃來南海  
窮而不悔乃見其介業以時興行以志成君子之貞貞德  
之幹毋受天損何命之短已而已而天道無知哀此孤嫠  
死不避險生必就檢是曰無忝北風蕭蕭雲旗搖搖蜀道  
之遼觴酒豆肉盡此一哭竟返無速

張吉

嗚呼先生為人可謂無負於天之所以禍先生者何其  
慘耶褫其官而奪其壽孤其子而寡其妻將不欲使斯人

復為善邪抑所以報之者日久事定而後見耶將毀命物之道而聽其自相傾軋邪抑予奪之柄潛移默奪而不得以自專邪若此者非予之愚所能明也先生沒矣夫復何言嗚呼哀哉嗚呼痛哉

楊廉

嗚呼汝愚縱予以讀中秘之書胡乃草疏而論執政之臣置予以步瀛洲之上曷為取禍而投瘴海之濱予體甚弱矣宜遠行豈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子有父在家故食貧豈盡忠於君而不得暇顧其親嗚呼是子之道如此得程書而不能久於朝廷匪子之志如此而不欲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埃塵方子之訃至予猶疑其未真不然何殺元城於嶺外者竟一夜而自斃竄子瞻於儋耳者卒不能使之返輪既而詢得其實始哭於寢門而涕淚為之沾中嗚乎傷哉痛子妙齡

祭宋景濂文

張時徹

先生學究天人之際道遡濂洛之宗才優經濟之具志存禮樂之隆丁天造之草昧乃真遜而居真遜史職而不居入龍門以采苓綜百家之邃旨騁六籍之夷庚觀其四符八樞十一微之著蓋非徒驚神於藝文之囿而實歆趾烈於三代之英遠元運之告逝當真主之龍興肆蒲輪以下聘乃奮鬣而揚翎班學士之清秩亦奉旨以授經紆黼黻之鴻猷宰文章之正盟乃君臣之同樂縻夷夏而欽名師大雅之明哲遂乞身而宅畊何鴻鵠之既舉而縉繳之復嬰終殞身於遐窟惜孤魂之煢煢寧首丘之弗壞

同湘纍以飄零嗚呼遭屯而嗚伏兮固哲士之恒也際泰而觀閔非凡衆之所明也歷年禩之渺邈燠耿光其若生播靈爽於川服行道派於婺城雖硤璠之異尚孰品德而不京矧小子之固陋寔是孿而是繩瞻遺像之奕奕涕既隕而沾纓踐豆籩以致奠庶表著乎休聲

祭方孝孺文

張時徹

昔孔子有殺身成仁之訓孟子有舍生取義之箴而先儒釋之曰只是成就一個是而已於乎若正學先生之死非所謂殺身以成仁者耶非所謂舍生以取義者耶非所謂成就一個是者耶蓋乙丑之變靖難之師入矣革除之君亡矣文皇既踐寶祚親刑

高皇帝之子也非若異姓之革命也非有市朝之遷易也

稷之變置也人心依戴縉紳比肩而事之而先生之隆德重望又文皇與用事左右之所傾慕而必欲致之者也使當是時於所謂曰仁曰義曰是者見之不的而持之不堅未有不褰裳而就之者矣何乃裹衰而行投筆而慟書詞以絕命不忍一詔之草而甘以其身裂肝醢膚而使親族八百四十七人者相從於魚肉也蓋先生之生也應木星之祥宜其出也被

高皇之眷文足駕蘇黃而不膺為學必有濂洛而不遽止方將窮源洙泗而比績伊傳使道符逝聖功贊二儀斯已矣至抱夷齊之介而徇死節之名則先生之不幸焉耳古稱死有輕於鴻毛有重於泰山若先生之死其謂之鴻毛乎其謂之泰山乎文皇嘗語人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



耳 仁皇亦曰若方孝孺輩皆忠臣也以二聖之言若是則奚俟于久而後論定哉於乎先生之仁成矣義取矣是就矣死且不朽矣而天下後世猶致恨而不已者則以九族盡夷而使千百年之宗祀不血食也嗚呼哀哉徹也生同桑梓誦先生之遺文跋先生之芳烈未嘗不惻然而悲潜然而涕也乃今持節劔南實先生流寓之地顧瞻廟祀其為悲也涕也又豈如恒情而已哉乃原先生之心而告之幽冥之中其謂余知先生也耶其謂不知先生也耶

祭胡子昭文

曾省吾

嗚呼臣子於君弟子於師義等在三生死以之文皇靖難公致其命希直狗君公嗣其勁二百年來忠魂烈然 聖人曆服明詔痛馬曰脩俎豆曰錄苗裔

祖武孫謀善述善繼蜀有喜祠向以祀方公出其門宜列於旁赫赫坤維視此正氣日月精光同流罔既公也伯夷第亦叔齊另有褒表公其慰兮

誄類

白雲先生張少愚誄

宋蒲芝

高視往古哲士實敷施及秦漢餘烈氤氳挺生英傑卓爾逸群孰謂今世亦有其人其人伊何白雲隱君嘗曰丈夫趨世不偶仕非其志祿不可苟營營末途非吾所守吾生有涯少實多艱窮亦自固困亦不顛不貴人爵知命樂天脫簪散髮眠雲聽泉有峯千仞有溪數曲廣成遺趾吳興高躅疏石通逕依林架屋糜鹿死同群晝遊夜息嶺月破雲秋霖洒竹清意何窮真心自得何放言遺慮何榮何辱孟春

感疾閉尸不出豈期遂往英魂永隔抒詞哽噎揮涕沈瀾  
人誰無死惜乎材賢已矣吾人嗚呼哀哉

樂善郭先生誄

楊天惠

嗚呼先生肫肫於食貧而安岫岫於為善而樂若猶可及  
然至其所以用貧以裕子而親以施于人而我皆無憾焉  
是不可及已弱無固壯無專老無在死無餘此元次山所  
以哀紫芝者顧某於先生亦云嗚呼先生其果可以戒塗  
之淫佞也夫其真可以配古之早行也夫

房季文誄

予頃疑仲尼聖之盛也頗遺耻於少賤既老而後集成六  
經惟子雲賢之尤也仍竊悔於少作蓋晚而後覃經而類  
子迺交臂於壯齒而童烏驟談云於稚齡斯已奇矣然造

物者既厚賦其實而司命者忍復隕其英吁嗟季文子予  
無以唁若夫請問諸夾漈之庭